

現代名人傑作

紅
葉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六版

錦囊四妙

【紅葉】

【月圓】
【白雪】

（全書四冊價洋八角）
（分售每冊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纂者

趙茗

狂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灣路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局

分發行所

天津奉天吉林保定那台綏遠太原濟南
煙台武昌漢口宜昌長沙常德衡州重慶南昌
蕪湖安慶合肥徐州南京無錫杭州嘉興
寧波温州蘭谿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梧州

世界書局

序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情也者實維繫人羣之一要件而不可或少者也。雖然情之爲類亦至廣矣而其界說尤至難言有名爲以情結合矣而實則參以慾念有貌似以情爲鵠矣而實則出自矯揉斯皆非情之正軌必焉出乎情止乎義而不參絲毫慾念其發也純任天機不期發而自發其收也亦純任天機不期收而自收夫如是始可謂之情始可謂得情之真諦矣。比者新潮雲擁競言兩性相愛舊禮教之藩籬盡破新道德之基礎未立其不盡驅普天下之男女離此可尊可貴高尚之情界而顛頓于慾海中者幾希可不懼哉。命茲編之因有是編之輯使人讀之恍然于情之真義所在而不致有離經背道之行。或于世道人心不無所補乎。至其個中情事離奇曲折旖旎纏綿方之紅葉題詩之故事。或有過之無不及亦卽拈此二字用當揭橥。

焉。是爲序。民國十二年暮春。荅狂序于海上億鳳樓。



紅葉目次

蕭郎畫櫻記……………江紅蕉…(一)

清溪春影……………沈禹鍾…(一五)

秋蕤閣……………王西神…(二七)

一幅仕女圖……………馬二先生…(三七)

毋忘余……………張含我…(五一)

園中……………江紅蕉…(六二)

賣梨孃……………虎頭後人…(六九)

快活之夜……………范烟橋…(八五)

牆外桃花……………徐哲身…(九〇)

中秋之園會……………屏嬌女士…(一〇六)

紅葉

蕭郎畫樓記

江灣跑馬的那天，滬甯車站停滿了汽車。那些汽車夫都站在電車停處，向電車上下來的客人爭兜生意。那七路電車才停頭等車裏，走下兩個女郎。一個穿着一件條子塔夫綢駝絨的襖子，裙子也是一色的黑絲襪，着一雙高跟玄色緞鞋子。那個穿一身淡灰色嗶嘰的襖裙，也穿一雙高跟皮鞋。不過身上還罩一件玄色毛絨呢的外國斗篷。兩人多是一式歐西高髻，雪膚花貌，臨風娉婷。他們走下來的時候，便有一個汽車夫上前兜攬生意，招呼他們到一乘轎車裏去。才坐定，又走進一個少年。那少年出落得風神瀟灑，雋逸無比。汽車夫看他坐定，又去招呼別的客人。照這乘轎車的坐位，一

共可以坐七個人。送到江灣，每人車資一元，所以總要拉滿七個人，才肯開車。可是那三人坐在車中好久，還沒開車，也沒別客來搭車，等候的狠不耐煩。兩個女郎瞧瞧手表，已指二點三刻，授心尤急，連說道：「還不開車，真使人怪悶。」現在已跑過三次了，少年很想與他們搭話，却狠赧於啓口。那女郎倒狠坦率道：「先生，我們三人就出他七塊洋錢，叫他就開罷，你贊成麼？」少年聽了，倒漲紅了臉，答道：「遵命便了。」說罷，使下車去，喚了汽車夫來，與他說知。汽車夫自然應允。那穿斗篷的女郎，就在皮夾裏掏出七塊錢，給了車夫。少年與車夫便登車，就此開行。風馳電掣，走寶山路，直向江灣而去。

少年也摸出三塊洋錢，還給女郎。女郎不肯受。少年道：「我們素昧平生，怎好討擾車資？」女郎道：「這些小費，何足掛齒。我們雖然並不相識，但是就此認識，將來何妨訂爲友朋？」少年暗暗驚駭，想現在的女郎，真是利害，比男人還要

出躐了。少年終覺冒昧。又把車資推了好久。女郎也始終不受。後來女郎才說道。先生既然客氣。到了跑馬場。就請你做個東。大菜間裏請我們吃頓點心罷。少年無法再推。才一笑而罷。大家又通了姓名。少年連忙摸出兩張名片。遞與女郎。女郎瞧了。驚道。原來就是小說大家李芳塵先生。久仰久仰。我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芳塵又轉詢女郎。穿斗篷的說道。我是徐婉如。他是我的表妹。般明霞。我們最歡喜瞧跑馬。每次總是結伴而來。今天狼巧。倒遇見了你。我狠喜歡讀你的小說。你小說大都是言情之作。措詞狠溫婉。爲女郎設想的狠周到。有許多細微處。虧你想得到呢。我常給明霞談起。猜你一定是個翩翩少年。今日相逢。真不出我料。也是一樁奇緣。明霞也道。李先生的一篇畫櫻記。真是百讀不厭。我讀了。想起書中人物。好似真有其人。那篇綺膩熨貼。情細如髮。花下讀之。教人悠然神往。我以爲先生的著作。要惟

此篇爲生平得意之作了。芳塵聽了他們言語，非常驚奇，半晌說不出話來。暗想他們都是女郎，與一個陌生的男子高談闊論，毫無顧忌，實在不成體統。況且同車，並不許攙雜他客，尤屬嫌疑，被老輩中人聽得，豈不笑話。但是他們評論我的文字之處，却有眼光，又不像是普通粗識之無的女子，加以兩人的風韻美麗入畫，使人心醉神馳。芳塵便不知不覺的牽惹了無謂的情絲，好像蜘蛛結網，放出第一根長絲，盪漾在空中，被風一吹，黏在簷角，就在這一根絲上，結成萬端千緒的網子，再也不能擺脫。

一會兒汽車已到跑馬場，三人下車進去，已是第五次跑馬了。他們合夥買了十張大香賓，又買了六張獨贏票，揭曉出來，却絲毫未着。下次又買了幾張，依舊未着，與致狼闌珊。明霞道：我們還是去吃點心罷。芳塵不狠贊成，明霞只得作罷。芳塵又獨去買了十張馬位票，又未得着分文，婉如勸他看看。

風頭不必購買。昨天下雨，今天地上未乾，又都是新馬，不狠熟悉，還是等會兒有熟馬出來再買罷。芳塵不聽，但是身上帶來的錢都已輸完，狠覺懊喪。明霞見他如此，就在皮夾裏掏出四張十元鈔票，借給他。芳塵起初不大好意思拿。婉如道：「你只要仔細了去買，贏了再還我們便了。」芳塵才收受而去，買了十張，待到揭曉，又是名落孫山，垂頭喪氣，悔不聽他們之言，竟把雪白的洋錢，好似丟入大海。第一次見面的人，借了錢無以為償，也太難以為情。但是想起了明霞與婉如都狠闊綽，似乎都是壽家嬌娃，垂青於我，并且是文字因緣，豔福尤為不淺，也是小說中的豔話，說給人聽，一定不信，以為是齊東野語。又誰知天地間真有此等奇人，此等奇事麼？想到這裏，呆了半天。婉如與明霞又勸他去用點心，芳塵無奈，只得同去。心裏却狠羞慚，想起身上已無做東道的資格，實在侷促不安。婉如也狠聰慧，知他心病，又借給

他五十塊錢。芳塵不肯要。婉如再三推給他道：到了上海你再還我們便了。誰沒不湊手的時候。這是算不得一回事。你快收了罷。被旁人瞧見了。倒狠不雅觀呢。芳塵拗他不過。只得收下。又問婉如明霞的住址。婉如道：你要是不雅觀呢。倒狠難找得到。要是送錢來呢。你可送到中旺弄積福里。門上有塊銅塊刻着一個般字的便了。要是我們來找你。不知道使得麼。芳塵道：有什麼使不得。二位能光降。真是蓬蓽生輝。我住在梅白格路三德里。到那裏只要問一聲姓李的。誰都能指應你的。沒事請到寒舍談談。婉如道：你晚上常有應酬麼。芳塵道：有雖有些。却不甚多。明霞見芳塵一面答話。一面似乎狠詫疑。婉如的問話。就插上去道：我們以為小說家友朋酬酢。一定很忙。誰知我們却猜錯了。婉如狠懇切的向芳塵道：李先生啊。我們雖是初次相見。却一見如故。好似多年老友。說也好笑。芳塵道：你說初見。但是我腦筋裏

記得似乎與你們曾經見過的了。可是想不出在那一處那一天。你們可有同情麼。明霞道。我也如此。婉知道。我又何嘗不如此呢。既然如此。我們算了。老友罷。可是我有句話奉勸。說了不知你可要生氣。芳塵道。兩位有什麼語言。只管實說。我很歡迎。怎敢生氣。明霞嬌嗔道。我們好好與你說話。談不到敢不敢。敢了便怎樣呢。芳塵連忙賠罪道。這是我不善語言之故。辨罪之處。務請兩位原諒。則個。我下次再不敢無禮了。說得婉如與明霞都笑道。不許你說不敢。你偏要說不敢。真好笑呢。芳塵見他們笑時。臉如朝霞。酒渦圓暈。生春。加了一口編貝白玉的細齒。櫻紅的嘴唇。真似天仙化人。猛想起此情此境。又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凝神想了一會。却仍想不起來。婉知道。你又默了。我有句話。還沒說。芳塵道。快說罷。婉知道。你做的小說。賣給書局裏。大概有多少錢。一篇。芳塵道。小說算字數的。上海做小說的。最貴也不過四

五塊洋錢一千字。婉如道：像你的東西賣幾塊錢一千呢？芳塵道：我的東西雖然不見得好，却也不算壞。但是賣小說稿，一半果然是瞧好歹，一半却也論資格。資格老的，做出牌子，非多少錢不賣。書局裏要他的東西做幌子，只得受他。但是對於普通的作家，就狠挑剔了。我的東西頂貴的也賣過四塊洋錢，但是兩元三元的居多。有時一元也賣。沒有一定。婉如道：賣文生涯真正清苦。那麼一千字要寫多少時候呢？芳塵道：做小說先要造意。造好了意，方始可以寫出來。造意是不能規定時刻的。寫呢？每千字要三刻鐘。最快也要三十幾分鐘。咧。明霞道：照此而論，每天所成小說也有限。一天的進款，真是辛苦的腦筋換來的呢。婉如道：先生可是單靠做小說過活麼？每月統扯有多少稿費可收？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說道：先生聽我如此多問，不厭唐突麼？芳塵道：無妨無妨。我也最喜談話呢。我近來狠喜歡遊耍，并且富有

頭痛之症。不能多做。所以每月收入。統扯不過百元左右罷了。不瞞兩位女士說。我家庭雖然狠簡單。可是上海開支很大。每月開銷。倒也不小。我又不狠能節儉。稿費到手。頃刻便完。所以常在拮据之中。婉如道。是呵。所以我有話奉勸。請你節省爲要。我雖不會做過小說。可是理想之中。似乎做小說的人。執了一枝筆。鼻鼻擗擗。寫成一篇東西。真不容易。好似縫衣裳一般。有句老話叫遊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綫。那遊子穿的衣裳。怎想到慈母一針一針。縫綴的辛苦。買小說看小說的人。也怎知小說家落筆時。灌注一滴一滴的心血。我的謬見。瞧你用錢。似乎不肯顧惜。絲毫沒有小說家吝嗇的態度。我倒狠替你担心。所以勸你以後用錢。總要想到落筆時的辛苦。像你今天所輸的計算起來。已穀你一個月的手不停揮了。你難道不覺痛麼。芳塵聽了。慚顏萬分。却又狠敬畏。再想婉如與明霞。又像女學生。又像執袴小姐。瞧他

的舉止似乎是一個放浪的女郎。聽他的言論。却又是個女博士。并且一見如故。真識不透他們是何等人物。不過被婉如幾句說話。好似服了一盞清涼劑。狠自悔生平用錢的浪費。愈加感激婉如與明霞。又想起從前爲了傾倒一個妓女。着實用了些錢。可是結果狠壞。至今悽惋不堪。現在無意中遇見了他們。真是紅塵知己。感激之餘。就不知不覺。垂了兩點眼淚。婉如與明霞見他如此。也悽然淚下。深深的嘆了口氣。旁桌上的人見他們如此。都很奇怪。交頭接耳的談論。明霞道。我們走罷。

這時已跑第八次馬了。三人走到掛牌面前一瞧。見大家嚷着買十七號的馬。婉如順次瞧着牌子。一直瞧到第十九號。馬名 *Everytime* 騎的却是一個中國人。姓李名大星。婉如暗暗拉了明霞與芳塵。走到十九號櫃上。合買了五張獨贏票。並不到看台上去看跑。却立在揭曉臺前。恭候揭曉。待了大

約有二十分鐘光景。那獨贏架上插上一塊號牌。却是十九。跑到領款處去。櫃台裏的人收了票。就付與他們五千五百十五元的鈔票。三人包在手巾中。歡喜而出。明霞道。我們還是回上海罷。這錢三人均攤。芳塵先生應攤着。一千八百三十八元咧。如今好了。翻本出贏錢了。芳塵道。我此次並沒下注。你們受得了大贏。可見起初買不着。都爲我灰氣。星所累。這次我不能分紅的。兩位均分罷。婉如道。你說那裏話。我們三人起初是合注的。此次自然是公賬。況且你起初已輸的。怎能任你向隅呢。我的意思。不怕你見怪。你的境地狼窘。還是你一個人得了三千餘下的。我們照分罷。明霞你以爲如何。明霞道。我狠贊成。銅錢銀子在有的時候。狠不足奇。沒有了。就見得珍貴了。像你靠着一枝筆過活。要寫出三千元。何等困苦。我們呢。老實告訴你。照現在的境地。弄錢是很容易的事。就是把這筆贏款。全數支配與你。也可使得。

不過你也未便贊成。就照婉如的辦法。倒狠妥善咧。芳塵再三不肯應允。後因實在拗不過他們。便在汽車中瓜分。芳塵又數出一筆錢。還清了起初所負他們的債務。雀躍而歸。

芳塵回到家裏。才記起未曾和他們約定後會的日期。狠自抱怨。但是腦筋裏却已留着兩個狠深的印像。兀自磨滅不去。無論什麼時候。總想起他們。不能去懷。一天。書師張劍雄請他吃飯。在桌子上。一本畫稿中。翻到兩張照片。大喜欲狂。原來就是平日朝思夢想的婉如與明霞。才記得當時劍雄臨這照片。畫成兩幀放大的影像。臨了櫻唇上的顏色。還沒着好。芳塵就鬧玩意。代劍雄調丹塗脂着上了。紅如嫩櫻。愈顯得嬌豔欲滴。誰知畫中美人。遊近了又交臂失之。狠怪造化弄人。往往顛倒如此。芳塵見了這兩張照片。心中頓如小鹿亂撞一般。驚問劍雄這兩個女士。姓甚名誰。劍雄道。這兩個你

不認識麼。就是花界大名鼎鼎的婉如與明霞。你怎不知道。芳塵道。你休得胡說。我信他們決非青樓中人。劍雄道。如若不信。晚上到館子裏去吃夜飯。叫他們的局來給你瞧如何。他們從前原是好人家出身。也讀過八九年書。程度也狠好。不幸墮落平康。墮落的原因狠悲慘。改日再告訴你罷。上次所畫的照。我已告訴他們。櫻唇是你所畫。他們都狠喜歡。今天何妨叫他來談談。芳塵道。我總不敢以青樓中人待他。咳。好好一對天仙。不幸墮落在這裏。真令人感慨係之。

劍雄慙恚了好幾次。芳塵始終不忍叫他們的局。可是想思咫尺。積憂成癩。便把看跑馬的一段故事。告訴了劍雄。劍雄便私去寫了局票。不到一刻。姊妹二人果然姍姍的來了。大家相視了好久。又執了一回手。却又始終沒開口。但是三人的心中。息息相印。好似打了一個秘密長電。與說過話的一般。

明天婉如們差人打聽得芳塵地址自己跑去呆了半晌。婉如才說道：「明天我們要嫁了。芳塵驚道：『可是真的麼？』婉如嘆道：『我們現在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嫁了。』所嫁的却也是弟兄兩個。表面上似乎狠圓滿，骨子裏我們想起了你，實在悲傷。我們與你，其實只見過一回，似乎談不到愛情。我們自己也不信天地間竟有此事。今晚沒事，我們儘此良夜談談罷。以後你就變是蕭郎了。」

婉如在袋裏摸出一方胭脂，遞給芳塵道：「請你也照畫片著一着色罷。」芳塵便立起來替他們斟酌，勻淡畫了一回櫻唇，悽然淚下道：「這是一個故意做出的紀念罷了。以後的光陰，想起今天，怎樣可以忘情呢？」明霞道：「將來或者再有再見的日子也，論不定的。可是你千萬不要忘了我們從前勸你的說話。」春宵苦短，別話淒涼腸斷。他們三人哭一回，講一回，曙色報曉了，他們就草

草的分別了。

紅蕉道至情的人。至情的事。說不定。天地間竟有此人。竟有此事。不能說這
篇完全是虛誕的盲詞。

清溪秋影

一日爲晚晴之際。一少年臨流而立。目注逝波。弗瞬。厥狀似與此一泓流水。
乃有無限情懷者。爾時斜陽經雨。如受洗沐。爲光益紅嫩。作胭脂色。與清波
相映。遂染成此佳麗之晚景。隔岸垂柳四五株。鑿鑿照水。尙漬宿雨。時春暮
矣。柳絲已由青葱而成濃綠。垂條亦長逾數尺。風過時。輒俯而弄水。似惜此
大好春光。已一一隨逝波而去。欲以其柔媚之長條。繫住臨去之殘照者。願
揣彼意。似尙自知力弱。不能使斜日生其依戀。以是更舞其纖腰。以媚之。其
舞態乃迥非昔日之輕盈可比。蓋芳時既過。遲暮之境亦臻。猶之頭白之老

姬。尙爲其妙年時搔首弄姿之狀。雖竭意求工。亦難見其風情之萬一矣。少年時方負手於背。沈吟自語。語聲細瑣。惟流水聞之。顧水性至嚴冷。但知向前滾滾而逝。絕不回顧。此少年所作何語。初不在彼意中。殆與岸上微風動樹聲。同其泛視耳。

夢生爲一少年之著作家。卽此臨流之人。時人讀其文者。無不傾服其文采之美。夢生爲說部。於言情尤長。每一稿出。無不深沉婉摯。語語咸似瀝其心血而成者。人咸謂夢生天賦富情感。故發爲文字。在在咸自性情中流越而出。實則彼所爲小說。回腸盪氣。不僅出諸向壁虛造者。猶之畫師之畫美人。雖摹形設色之能事。悉賴意匠之經營。然其姿態之間。要亦自靜中觀察得來也。吾今不多作題前之文。但述夢生於臨流縱眺之間。自念此時景物。寫入我「雨後」之小說。則篇中點景之真切。不幾勝於畫手耶。思至此。則欣

然自得曰爾狡獪之造物乎。今茲雨後之晚景。一一爲我竊而收之。毫端。汝亦莫能奈我矣。顧雖如是。當此垂暝之天。自然界之表現。動靜萬狀。萬難一曲繪而出之。但夢生之爲此「雨後」之小說。初非一意於點染景物。不過假此以寄其胸中吞吐不平之一番歌離吊夢之情而已。

夢生憑眺移時。漸移其視線於隔岸之小墩。墩在瀕岸百尺以外。細草鋪之。望之作球形。一碧如染。夢生一見。心弦即振躍不已。而此眼前幽美之晚景。亦覺頓化爲淒黯。因喟然自語曰。天地未毀之前。此慕亦長在此愛情之窠藏。永永闕置不發矣。彼今既死。萬緣俱絕。然此隆起之物。即滿貯其生前之情愫於其內。余至此。彼必塊然向我。若詔我曰。余畢生愛念。悉納於此。今天地茫茫。無所寄託。惟有舉以屬君耳。據此。則天下真能愛我者。殆莫如死後之孤墳。墟墓者。天下美人多情之芳心所化成者也。今此鬱鬱佳城。在白楊

衰草中似以其窈窕宜笑之玉容向我以慰我涉世之孤寂則彼美之與我誠大有緣法矣。

在一年前溪上有妙齡女郎浮小艇而戲槳者清波照影游魚側睨曉之似驚其豔女郎衣淡緋色之輕衫露皓腕於短袖之外輕搖桂棹望之欲仙是時亦在春暮之傍晚斜陽影裏似爲天地秀氣所萃女郎既近岸心賞景物之佳因舍舟登岸循塘雅步縱眺平野俄有一少年自後至女郎正遊心物外初不之覺既近始聞人步聲亟反顧見爲男子則迅步下艇盪入中流款乃而去少年目送其遠木立如醉久之始復其神憬然自語曰異哉此女果何自來乎神光離合使人意聳得非天上安琪耶然余乃太不自檢猝然而至使彼不勝其羞暈可謂孟浪甚矣此時少年心醉女郎之豔深恨不能一躍入水隨艇所向以跡之俾知爲誰氏之女而悵望清流倩影已渺耳際但

聞流水潺潺爲聲似贊嘆女郎之風神絕世者。少年俯仰低徊不忍遽去。此少年卽夢生也。夢生遭此豔遇。晨夕苦憶。而其所作寫情之小說亦往往雜入遐想。讀其文者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者。蓋卽當日臨流一瞥之女郎也。夢生之居距溪上甚邇。故彼平時於著述之暇。恆至溪上散步。以舒肢體。至是遂無日不至。雖在筆墨倥傯之際。一至夕陽西下時。將必抽暇一行。冀再與彼姝相值。當彼整衣出門時。恆似挾有極大之希望。以爲此去必得佳兆。於是行步之間似見柳陰之下。彼姝維舟獨坐。若有所待。卽待己也。願天下事實之與思想恆相背而馳。夢生自當日目送彼姝隨款乃之聲而去後。自此每至溪上。杳無隻影。故彼歸時失望之色。輒滿形於面。其後彼又念及彼姝當日一見余至。卽忽遽下艇而去。則揣得初意。必曰此爲無人之境。故乘興至此。然則彼既知彼一人而外。尙有他人之遊蹤。又胡能望其再至者。

惟以勢論之。彼決不因此卽棄其扁舟而不理。余意去此稍遠。則必仍有棹聲往還也。以是彼遂積其潤筆之資。亦造成一西式之小艇。翼遠泛以跡芳蹤。每至日薄。鱗鱗時。彼輒盪槳溪上。願終不見。更有浮小艇而來者。雖緣溪數里外。亦杳無跡兆。彼長日忽忽。如喪其心。如是者可數月。爲時已入盛夏。一日傍晚。雷雨初晴。夢生復駕小艇而出。盪入藕花香處。忽見有艇自遠至。艇中人似爲風鬟霧鬢之女郎也。夢生默計是必朝夕苦憶之彼姝。因卽艤舟待之。來舟旣近。果如所度。女郎一見夢生。似爲相識。莊然不作盼睐。但輕輕以槳劃水而已。夢生此時得重見玉人。喜不可狀。未願見之時。焦勞苦念。恆思得一面爲快。乃此時相值。竟至岔息。不知所計。迨女艇去後。彼始自悔不與通以片詞。後此相見。又茫茫不知在何日矣。是夜夢生歸後。坐對書檠。愁思益熾。默念天牛美人於斯世。豈僅僅予人一覩而止耶。不爾。則天下得

麗偶者。其人生前。必皆廣種福田。故天之償報於今生者至厚。若余者。日以文字媚世。口孽既深。天亦日削其福。今茲彼美之邂逅。不得目之爲豔遇。而喜。特彼蒼故遣彼以撻余之煩惱耳。矧彼美姓氏既昧。品性尤不之審。余又何必浪費其苦思。擲心腦於愁窟中耶。彼涉想及此。胸次似稍寬廊。而寸心亦似從厚膜中漲裂而出。入於悟境。實則夢生此時。雖自失望中萌其悔念。然此特爲一時激觸而成。蓋不過爲暫時血性之衝動。猶之橡皮之受而擠縮。若一釋其壓力。則又立伸爲原狀矣。

是晚夢生睡後。恍惚有人呼之起視之。則爲女傭。謂夢生曰。有女郎待於門外。主人速出見之。夢生曰。女子以深夜見人。滋勿近理。矧余生平無女友。彼求見者。恐誤他人爲余耳。速往一叩其詳。女傭曰。此女郎蹤跡誠奇突。然彼稱主人名。絲毫無誤。且謂與主人曾相見於溪上。主人試憶之。果嘗有其人。

耶。夢生引目。作思索狀。覺溪上相見者。舍泛舟之女郎外。百思不得第二人。然又念彼美何由識余姓氏。且與彼相見時。儀態端重。絕不返顧。則此時深夜。何遽翩然蒞止耶。彼中心躊躇疑慮。勿能遽決。已乃轉念不問來者爲何人。彼旣指我名而求見。則姑出一覘其究竟。遂披衣離室而行。旣達門外。則天已大明。深訝夜晷之促。此時求見之女郎。已彎躬而前。夢生一見其人。卽心震不已。此心震者。蓋以來者非他。卽其寢食難忘之麗人。不覺喜極欲顛。而神經受劇烈之刺激。故遂發爲此狀耳。夢生旣見女郎。欲延之入。女郎曰。是可弗須。此時曉色正佳。儂以艇子至。今尙纔於溪岸。曩與君見。輒羞澀不能通款曲。願慕君文采。心儀已久。今晨冒昧造謁。欲邀君一遊。溪上風物。亦大足延賞。中流容與。當爲君歌採蓮之歌。願君勿拂儂意。夢生一聞女請。卽欣然諾之。此諾蓋自其萬縷歡緒中迸出者。遂與女緩步而行。未幾抵溪上。

見曉景含烟。岸上垂柳如睡。溪水清澈見底。游魚往來荇藻間。似各各與其伴道。晨安者而曉風激激生涼。尤足盪人慮塵。夢生見此溪上景色如畫。似一一皆爲愛情嚴飾者。樂乃無藝。女旣下艇。夢生尙逗回岸上。女促之曰。君何所疑難。豈畏此小艇中有危機潛伏耶。夢生急應曰。否。含笑而下。女以槳授之。令助其勞。已而棹聲與語聲俱作矣。女曰。數月前。遇君於此。君灼灼目人。使儂羞澀無地。其愛知君爲才士。卽自喚生無慧眼。面前失人。寸心馳念之苦。有非言語可盡者。後此屢圖再。以艇至。冀見君子。顧又以格於禮法。且素性好羞。見人便靦覷。不能自安。以是每至半途而返。然余料君必弗能體其苦哀。將謂余絕人之甚也。言次。則又飄然伸其詞曰。詎不爾耶。夢生頷首曰。自與君值。長日沉沉。但知相念而已。然天下情愛之爲物。恆伏處於叢障之中。初難一觸而得。卽如我輩之相遭。其間經過。非皆沉闕之光陰耶。女聞

言以微笑代應。夢生又曰：今晨之遊，實爲余生平未有之愉快。而溪上風物亦一一含有無限之歡緒，似爲我二人表其歡迎之意者。彼幸福之神，今日乃惠而臨貺矣。夢生此時忽又猛憶就寢未久而臨睡時，桌上燈光似尙未滅，豈彼美擅有神術，能使此長夜縮爲一剎耶？思至此，覺眼前烟水雖離，似湧夜氣，而雲微風緩，又似含有夢料者。顧彼當此綿綿軟語之時，卽將勿顧其他，已而夢生與女傾談既久，知女心屬已臻峯極，遂毅然向之乞婚。女俯而微頷其首，以示允意。夢生偷覷女面，則紅暈直透其額上，波及髮根而止。夢生見女已允婚，中心狂喜，似奉綸旨，預計他日結褵後，美眷如花，紅閨論字，爲樂直類神仙中人矣。彼正自得時，忽溪上暴風疾起，捲溪水作峯立狀，小艇簸盪欲覆。夢生與女皆大駭，一時不知爲計，而女尤神色如死灰。前此紅暈已不復留其一絲，似爲大風所吹去者。二人驚惶移時，見風力益猛，自

分必無全理。遂於此萬急之中。各輸其全身所蘊之愛情於兩臂。爲最後亦爲最初之一抱。未幾。舟爲風擊。遂覆。當二人翻身入水時。仍抱持不釋。已而女力掙而脫之。夢生亦已無力。自念惟有待斃。則力抗其水塞之喉而號。又張其已合之眼。冀視臨死之水色。顧兩睫既啓。則身臥床上。初無危境。而曉色已滿於室。紅日微濡窗際。夢生訝然自語曰。我乃遇救而出。嗚呼。然險中爲境。滋甘也。

逾年春暮。夢生復至溪上。覺景色依然。而棹聲久寂。蓋自夢生與女第二次相見後。女遂絕跡不至。而夢生旋亦不復戲棹矣。此時夢生流眺移時。望見隔岸有一小墩。忽念去夏某夜。曾得一夢。夢見彼姝已溺於水。自此余每游溪上。終未見此澄碧之溪水中。復有鬢影之下映。則相見無期。與死實亦無異。且愛之而不見。尤當以死目之。轉得紓其積恨。吾旣夢彼溺死。則天下事

無一非幻。與夢亦正胡別。吾何妨以夢爲實事。彼姝蓋委化久矣。今茲隔岸之黃土一坯。卽目爲彼姝之葬所可也。彼墓中人生時。雖不知其爲男爲女。然至壽身入墓。白骨泥沙。又甯復有別。從此芳塚長存。余不至溪上則已。至必恍與玉人對晤。豈不較勝當時耶。夢生旣作如是觀。思作一懺情之說。部以爲彼一年來單方情史之結穴。遂以「雨後」名其題。曰雨後者。以彼與彼姝相見最久之一次。卽在雨後也。次日陰雨竟日。及暮而壽夢生一溪上。思流覽雨後之景。以助描寫。蓋卽吾前文所敘臨流獨立時也。是晚夢生歸後。卽就燈下屬稿。午夜始成。覺句墨咸爲心血所化。反覆讀之。太息不已。當其自誦時。燈光顛躍不已。似亦賞其文心之佳。嗟呼。天下文士之知己。一燈而外。殆已不復能多遶。彼俗僧閱其文。且往往妄事譏評。以爲快。不知作者用心之苦。瀝血絞腦而不恤。而若輩視之。若屑屑不足道。則其

倦在骨。余亦不忍加以揮斥矣。

秋蕤閣

龔定公詞云。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美人名士。不可得兼。稽諸往事。紅顏薄命。十人而九。其或解禪天女。許侍維摩。白髮伶元。獨攜通德。亦復清娛。諧老已當蠶室之餘。燕子樓高。惟共白楊作伴。至求知己於情場。振義聲於曲院。風塵隻眼。俠骨飄零。僅明末馬湘蘭。以翠袖朱家得名。湘蘭可兒。無愧名流題品。然豐才膏貌。白鍊裙院本。在當時已備致。醜。餘近得一洮河綠石硯。爲湘嶼妝閣中故物。背刻宋度宗時名妓蘇翠。詩云。綠玉宋洮河。池殘歷劫多。佳人留硯背。疑妾舊秋波。跋云。翠。面。目。似。妾。右。頰。亦。有。一。痣。妾。前。身。耶。果。爾。當。祝。髮。空。門。來。生。不。再。入。此。孽。海。味。幾。題。跋。殆。亦。深。自。不。滿。洛。梅。點。額。麴。髓。留。痕。原。屬。宮。閨。一。詩。狡。獪。朝。大。

素面中忽綴以猩紅一點。其非真美。甯待贅言。惜當時無易容改面之術。不然如湘蘭輩者。安有對鏡自傷。形諸歌詠之事。觀此可知全才難得。欲使美人名士俠客同聚一堂。如珠珠聯。如璧璧合。定公畸人。故作快語。一旦竟如願以償。天下甯有是快意愜心之舉。乃以余所聞湘江俠妓秋蕤閣事。則竟有足副定公空中語者。近時說部名家求幸福齋主人等。每述倡門黑幕。燭照犀然。物無遁形。余文不足供黃車使者之采錄。聊以紀此中人真相。俾人知沈沈火宅。亦產青蓮。蕭蕭落英。是生芝草。僕本恨人。世多同病。或讀吾文後。欣然浮一大白曰。天涯何處無芳草也。

一年容易。又到秋風。值此中秋佳節。大可行樂及時。豪邁者或駕蘧輪。觀濤曲江。素車白馬。湧現江心。玉浪爭花。飛來水面。極天地之大觀。洗胸中之塊磊。清華者或開蔣徑之三。招竹林之七。一年明月。今宵多。嘯侶命儔。分題刻。

燭家富收藏者。因此邀客鑒賞。彩鸞寫韻之圖。霓裳羽衣之曲。插架琳瑯。家珍可數。我輩措大。寂處無聊。然玉圓月滿庭。人賴俱息。偶然興至。不速客來。茶熟香溫。差勝肥魚大肉。揮麈清談。述雋語一二則。或曼聲低唱。人間可哀之曲。雖無解事雙鬢。取金釵畫壁。爲記宮譜。自拈鼠鬚筆。界烏絲闌。矮箋短墨。戲仿衛夫人簪花格。摘寫數行。備他日重溫昔夢。人生如寄。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處看。東坡承天寺夜遊所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影。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此意大可耐人尋味。余與吾友正相諧笑。友因及唐明皇。今夕偕葉法善同遊月宮事。謂神話流傳。荒唐可笑。如漢武帝坐帳中見李夫人。當是取夫人畫像。以凹凸鏡取光。如近世影戲學原理。乃一涉帝王家。便有如許不稽之談。驚動人聽。人民程度。可改復可悼也。余曰。偕明皇遊月宮者。實爲葉法喜。非法善也。法喜命名。蓋取佛經見法生歡喜意。喜處州

人明皇嘗贈以詩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今俗本相傳。均誤喜作善。君乃亦沿其譌耶。友曰。君何忽作漢學家考據態。一字之辨。連篇連牘。但矜博洽。無裨實用。宜宋學家以空談之哲理。起而折之。如摧枯拉朽。綽有餘裕矣。抑言及葉法喜。吾乃聯想及葉家故實。且爲今夕中秋故事。君如執筆記之。當可計字酬縑。佐君來宵杖頭資。較勝清談無補矣。余曰。唯唯。友乃述其事如下。

湘南醴陵縣中有紅拂墓。每當禁烟節候。上冢時光。麥飯一盃。梨醪半盞。此紅粉霽懷之墓上。乃亦有紙錢低掛。迎風片片作蝴蝶飛。一坏黃土。干卿何事。乃人輒不勝其英雄美人之感。憑弔摩挲。藉致敬慕。余嘗謂吾國人好古之性。實爲特長。新文化流行。必欲舉此特性。摧陷之。蹂躪之。使爲牛山之木。而不知其所主張迎合之新潮流。亦等於宋人之振苗助長。是誠何心。醴陵

人既共崇拜此俠美人。靈氣所鍾。乃於此蕞爾之地。挺生一秋蕤閣。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蕤以秋名。不啻靖節先生東籬所植傲霜勁骨。獨秀西風。大可爲三湘七澤生色也。先是醴陵城中盛行文社。四樹八俊。輒仿東漢士林標格。雅相推許。文事之餘。勵尙氣節。風義亦略與太學清流爲近。遜清之季。政網解紐。賢俊者出。咸思取而代之。願法網苛密。不得不潛身海外。而遍植黨羽。使其勢力潛滋。暗長於各行省。湘省自洪楊役後。名人輩出。執政者流。亦多宏獎風流之魁碩。種因既遠。結果自殊。思想文化。較勝他邑。少年豪俊。尤雅自負。以改造祖國爲職志。指天誓日。盛氣凌雲。而不知官中人方諡以革命黨之尊號。磨刀霍霍。日冀以此輩青年之膏血。爲紅其冠頂之原料。於是而此輩志士苦矣。葉慧生者。故世家子。年少多才。下筆灑灑。千萬言。倚馬可待。詩作劍南山谷語。不屑屑於唐人門戶。書法尤瀟灑可喜。能作擘窠大字。

亦能作蠅頭書。能爲蔡邕王次仲八分書。亦能爲李丞相玉筋篆。對客揮毫。數十紙頃刻立盡。文藝旣卓然。有以自見。更思用世。嶄然露其頭角。與湘中諸先達分功比烈。黨中例有報紙一種。爲宣傳主義之機關。主其事者。必擇黨中磊落英多之士。慧生哀然中選。磨墨伸紙。不無偏激之處。觸當道忌者。屢矣。其友曰王澤民。陳颺侯。周介存。均與慧生同志。而又同任職館中者也。澤民意氣最颺發。又家多恆產。烏衣子弟。濁世翩翩。平日嘗走馬章臺。因得識秋蕤閣端人之子。取友必端。慧生日夜與此數人者。睚歌棋聽雨。客館開筵。少一人如座無車公不樂。多一人亦如元規塵起。人人皆以扇障面。以是無識與不識者。聞此數人名。輒掩耳疾走曰。此狂生不可近。顧獨有一風塵知己。聞俗人題品。輒靦然笑曰。次公醒而狂。誠不能効世人之夢夢也。似此矯同立異。出於鬚眉男子。已令人有獨具隻眼之感。况在萬里橋邊一校書。

之秋蕤闌。刻骨銜恩。顛倒裙下。宜諸人之長毋相忘矣。慧生既以文學獲罪。當道求之急。乃入山中爲方外人。齋鼓梵魚。居然佛弟子。特不能靜守戒律。月夕花晨。輒覓問道。過澤民。颺侯介。存家劇飲。嬉酣淋漓。達旦不輟。或談及時事。脫冠摩頂。仰天作嗚嗚哭。相向失聲。俄又奮拳抵几曰。天下事未可知。徒效婦人女子態。奚爲者。則相與籌議進行方針。如索驥之圖。如照幽之燭。攘臂軒眉。喧呶之聲。震屋瓦。門外過者。咸知此中大有人在矣。諸人中。慧生獨尸惡名。再受逮捕。當道懸賞。格爲三等。上者金萬。次者千。又次者百數而已。慧生之頭。爲值僅以千數。溫嶠甘居第二流。在慧生未免引鏡嚙指曰。好頭顱可惜。而鼠探邀功。已視此爲不次之典。若輩目中。原只見金而不見人。苟可得金。則誰何都可不問。慧生之身世。因此乃益陷入悲境。幸澤民輩或以大有力者扶翼。或姓氏幸逃禁網。故得盡死友之責。竭力爲慧生保障。然

慧生浮滿風波中。如八節灘邊。一灘既過。一灘復來。事變之來。竟有愈迫愈緊者。慧生雖遁跡禪門。未能屏絕文字。日者爲人題關帝廟聯。中有正統二字。偵者竟輾轉尋訪。識爲慧生手筆。又以此二字爲未能忘情革命之徵。時乘兩湖節鉞者。爲旗人某。武昌發難。由其一手造成。事後海上歌伶編演鄂州血。描摩盡致。不無過甚之處。特其徵時浪迹滬江。曾犯禁條。逐出租界。則實可徵信。不及十年。夤緣某邸。洊膺疆寄。富貴逼人。當亦初願所不及。清廷大弊。政以賄成。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用人如此。其覆亡也宜哉。某既握兩湖節篆。雷厲風行。以逮捕黨人爲惟一之政策。慧生至此。遂如砧上之肥肉矣。而慧生不知也。一日。慧生飲於秋蕙閣。客座中獨少澤民。適是日爲中秋良夜。月明花笑。妝閣生春。閣中晚香玉數盆。玉蕙瓊葩。凌寒爭放。沁鼻清香。都無俗韻。慧生方就水晶簾下。飽蘸霜毫。和尹維曉茉莉花詞。以寵此花。吟哦

未完。澤民空息而至曰。敗矣敗矣。頃過余戚家。戚固任督署文案者。謂捕君之令已下。邏騎已到門矣。事且急奈何。慧生顧從容自若曰。數年來無日不可死。今得了此公案。亦復痛快。諸人則相對失色。澤民尤痛哭。謂調護數年。終罹此劫。何以自解。且慧生而死。湘中全軍皆墨矣。正束手無策間。秋蕤闔扉衆前曰。妾知慧生爲天下士。見死不救。得毋令朱家郭解笑人語已。手指屏後小門曰。由此過甬道。可至後園。君等試伏甬道中。妾移木榭蔽門。其濟如天之福。不濟則以擊掌爲號。君等速出後園。與死神鏖戰可也。諸人受命惟謹。布置愕。竟邏騎已叩門而入。主此事者。醺醺有醉意。固嘗數作狹邪游。與秋蕤素稔者。秋蕤戲呼之曰。謝大爺。今夕何夕。是何好風。吹將來蓬門茅舍中耶。此謝大爺者。則擺其官架。高聲叱曰。勿作諧語。我來捉葉慧生。速好將來。不干汝事。不者。有王法在。我亦無能爲力。秋蕤笑曰。謝大爺真仙人能。

知過去未來事。惜來遲一步。慧生去可半里矣。速向東追。慧生小鬼頭。去將安之。謝於此役。以甕中捉鼈。自命今出不意。醉態頓失。願惑於秋蕤之輕靈。淺笑。又不忍下強硬手段。部下譁言搜查。謝懼之以目。似告以無須過甚者。部下翻箱倒篋。次至木櫥。秋蕤曰。妾真健忘。似此良宵。何遂不出時鮮供品餉客。櫥中無所有。但月餅若干枚。當盡出奉贈。爲謝大爺取月圓人壽吉識也。且語且啓櫥門。果見月餅堆盤。纍纍皆是。謝亟止之。顧問桌間殘肴。爲誰供養。秋蕤曰。良宵獨酌。正無聊賴。君來共飲何如。謝覩秋蕤態度春容。不疑有他。又心念慧生去尙未久。追或可及。則手招羣從。道聲騷擾而出。秋蕤送之於門曰。他無可言。平白地耽擱老娘一頓酒。須君賠償無已。捉到慧生後。論功行賞。亦列妾爲一份子可乎。語已。玉齒粲然。秋波斜睨。謝復鞠躬道罪而別。秋蕤俟其去遠。始返啓櫥門。呼曰。郎出。郎出。旋以青衣衣慧生。使爲厮

養卒卽夕附輪東下。慧生既抵滬。且接秋蕤書。殷殷問無恙焉。友人之言止此。且言己與慧生雅故。共和告成。慧生棄官勿爲。時時往來海上。每言及秋蕤。輒呼爲生平第一知己。出死入生。危在頃刻。匪獨其識可取也。其急智亦大有過人者。嘗以秋蕤小影示余友。手秋風紈扇。低鬟弄袖。若有所思。眉宇間猶隱隱有俠氣云。

一幅仕女圖

少年畫師邵青正在繪一幅仕女圖。是一幅春日球場上滿地綠蔭的短草。立着一個白衣女郎。舉網接球。姿勢活躍。眉目生動。他作這幅畫時。心中若有所念。便不知不覺的把他平日所思念的那個尹令嫻女士的形容描寫了出來。他越看越像。越描摹越覺得面目逼真。彷彿是代尹女士畫了一幅行樂圖了。他看了又看。腦筋中便幻出許多想像。恍惚中似自己與那個

伊女士立在一處。彼此聯臂笑話。一時又似在一所極大的禮堂上行結婚禮。又想到『假使果真有此一日。則以後的快樂將如何。』正凝思時。忽然聽見有人在身後說。『哥哥。你爲什麼在這裏出神。』他回頭看時。却是他的妹妹碧雯。連忙說。『沒有出神。』碧雯說。『爲什麼我喊你三四聲。你沒有聽見呢。』說着。瞧他所畫的那幅仕女失聲說。『啊呀。這畫的不是我那同學尹令嫻嗎。這裏並沒有伊的照片。却怎能畫的這般相似呢。』說着。又笑了。說。『是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邵青被他妹妹道着心事。反覺不好意思。祇淡淡的說。『這不過偶然罷了。你明白什麼。』碧雯笑說。『境由心造。你若不是想念伊。却怎能畫得這等像呢。况且你不過和伊在那日遊藝會場中見了一次。若不是深印在。今日豈能無意中便把伊的面貌畫在紙上。』邵青被他妹妹這一問。頓時沒有話答。祇得微微的笑了。碧雯見伊

的哥哥已是默認了。因又說：「哥哥，你既然愛伊，你可知道伊的家庭景况嗎？伊家裏祇有一個老母，並無兄弟。伊的亡父是一個醫生，已經死了六七年了。伊的老母祇守著一點恆產，並不很多。撫養伊，打算將來招贅一個女婿。伊在學校中，已將畢業了。伊和一班同學及教員們，感情都很好。前兩個禮拜，有一位教員向伊的老母為伊作媒，聽說那求婚的便是大名鼎鼎陳百萬的兒子……」邵青聽到此處，不覺吃驚道：「就是那綽號陳皮梅的那個人嗎？」碧雯笑道：「不錯，正是他了。」邵青說：「咳，那陳皮梅雖然有幾個臭錢，祇是不務正經，每日裏祇是到處遊逛，什麼劇院，遊戲場，沒有一處沒有他的蹤跡。專一在女人身上用工夫，大概除了穿衣服，開汽車之外，便沒有什麼本領了。若是嫁了這樣的一個人，豈不害了那令嫻一世？真是俗語所說：『鮮花插在狗矢上了。』」碧雯聽了笑說：「這又干你什麼事？要你這

樣着急呢。你且聽着。我話還沒有說完呢……但令嫻的老母。却不以陳家這頭親事爲然。說他家太闊。我家賠奩不能太豐。恐怕他家瞧不起。豈不是使我女兒終身不能抬頭。邵青點頭說。『這話不錯。果然是老成之言。』

碧雯又說。『聽說那陳家二次又托人去說。並不計較賠奩。而且可以大大的送一筆聘金。以爲製辦妝奩的費用。却被令嫻知道了。向伊老母說。萬不可貪圖聘金。把女兒賣給人家。』邵青又大點頭說。『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碧雯又說。『伊在學校中與我最要好。所以伊家中的事。我都知道。哥哥你如合式。想娶伊時。我可以幫忙。包管使伊情願答應。』邵青聽了。不語。

碧雯又笑說。『你難道不情願嗎。爲什麼不說呢。』邵青說。『這件事本該慎重。不可帶有絲毫勉強的。』碧雯笑說。『誰去勉強伊答應呢。不過我知道伊是最喜歡美術的。我祇說。請伊來到我家中玩耍。你却須先行出外等。

我引伊到你這畫室中遊覽。伊看了你的作品，必然歡喜。那時你再回來，我替你們介紹。見面之後，你祇至至誠誠的和伊談話。伊必然高興。那時既然已成了朋友，便可常常見面。等到機會成熟時，再向伊老母處求婚，便自然可以成就了。」邵青聽畢，也祇點點頭說：「這事也祇如此說。隨後再看罷了。」

當晚碧雯就寢後，輾轉睡不着。兀自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問題，仔細研究。想道：「此事若能辦成，與哥哥固然有莫大的幸福，與自己也有重要的關係。假使令嫻與哥哥婚約成立，那陳日光，便是陳皮梅——當然要把一切愛情的目光移注到我的身上了。我自問人物學問，都能出人頭地，叵耐人上有人，偏偏令嫻更出我之上。假使沒有伊，我當然是陳日光的目的中的人了。那陳日光雖然不十分老成，但頗聰明，又且少年富有家產。這種人物，又

豈可多得呢。倘然與他結了婚。當然是安享很大的幸福……」又想到「我如今第一步。應該先把令嫻引到家中來。使伊和哥哥做爲朋友。伊愛誠實與美術。必然與哥哥漸漸投機起來。那時求婚當無不允許之理。第二步。我哥哥既然與令嫻定了婚約。我須極力速行宣佈出去。那陳日光知道已無希望了。必然把眼光移注到我身上來。我既無長上的拘束。當然可以自主。却不是安享現成的幸福嗎？」伊一面反覆籌思。一面朦朧的睡着。但伊夢中。又現出許多的幻象來。是伊自己方與陳日光結婚時。忽然聞有一個。人持手鎗。向伊詰問。爲何負彼當初的誓言。伊正想分辯。那人已是砰的一鎗射來。躲閃不及。不覺哇的一聲哭出。睜眼看時。却見牀前綠罩燈光微。微相照。自己依然臥在錦被中。不覺暗暗自笑。春宵多夢。幻境無憑。絕不似庸俗女子的迷信。以爲是不祥的預兆。

不到一年的光陰，碧雯預定的計畫步驟都實行了。尹令嫻果然與伊的哥哥邵青結婚了。那陳日光也果然向伊求婚。伊自己當然情願。伊哥哥也祇得同意允許了。到了伊出嫁的這一日，一切鋪排裝飾，都是由陳家代備的。果然十分富麗，十分輝煌。比伊哥哥的婚禮闊綽多了。結婚的禮堂，是在有名的亞登花園。來賓也十分擁擠。都嘖嘖的稱贊。現出十分欣羨的樣子來。這日碧雯的打扮，更是十分新奇豔麗。宛如天人一般。聽了旁人的稱羨，心頭更是十分的高興。十分的滿足。自幸不枉了當年的一番心血計畫。居然得到這般的幸福。那新郎——陳日光——也待伊十分恩愛。在新婚中常常起坐不離。或是同坐摩托卡到各處去遊逛。所到之處，都聽見旁人的稱羨。伊祇管度過這種甜蜜的光陰。却把哥哥和嫂嫂——便是令嫻——都疎遠了。不常往來。

邵青和令嫻結婚之後，依然各自研究學術。因為令嫻也歡喜美術，所以除了伊原來學校中的功課而外，又從邵青學畫。他們除了夫婦的關係之外，又成了一種學問上的密友。這一天，邵青偶爾把從前的那幅酷似令嫻小照的拍球仕女圖檢了出來，給令嫻看。令嫻也笑了說：『這是幾時畫的，我何會有這種照像，你何以能畫得如此之像呢？』邵青說：『這不過是一種想像的能力罷了。』因又把當日和碧雯的談話大概說了一遍，又笑說：『想不到這一幅畫，便是你我的媒人。』令嫻也笑了，又說：『碧雯妹妹人是很聰明，但是何以伊這幾個月中絕不來看看我們呢，你何妨明日和我一同去探望探望伊。』邵青皺眉道：『我只討厭陳日光那副神情，把一種有錢的樣子擺在臉上，本來這門親事，我本不願意，不過妹妹既然表示情願，我又何必說什麼呢。』令嫻嘆口氣說：『咳，碧雯妹妹別的都好，祇可惜虛榮』

心太重。』正說時，祇聽見門上電鈴直響了起來。却見僕人送進一封信來。信面寫『邵太太手啓』。下署『碧絨』。當下令嫻接來拆開，只見上寫：

令嫻吾嫂，久未晤面，想念曷似。明日有暇，請便光臨一談。妹有要話相商。近來妹常時作嘔，月信不來，似已孕矣。心緒本劣，因此益增煩悶。孽由自作，夫尙何言。手此卽聞。

哥嫂儷安。

妹碧雯手啓。

邵青也從旁看罷，笑道：『生兒養女，也是女人家常事。却說什麼作孽，豈不好笑。』令嫻沉吟說：『話不是如此說。祇怕這裏頭有些緣故。待我明天去看看，伊便可明白了。』

再說陳日光，雖是一個聰明少年，却倚仗着上代的遺產豐厚，終日裏駕着一部摩托卡，到處祇是沾花惹草。先起一心一意要娶一位女學生爲妻。他

的意思也祇是趨附時髦。與碧雯結婚之後，自然新婚燕爾，熱愛非常。一個月之後，便有點積久生厭了。依然又去到外面尋找些野食，換換口味。碧雯却如何耐得，不免向他爭吵。經這一度的激刺，日光愈覺得家鷄不如野鷺，格外和碧雯疏遠了。常常整幾日不回家。這一天，碧雯等着日光回家來，便埋怨他說：『你一連又是三天沒有回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去了？』日光方在喝茶，聽了豁郎地一聲，把茶盃摔個粉碎。大聲說：『你管我到什麼地方呢？却成日盤問我，怪不得人家說女學堂的學生，都不是安分的。你難道想叫我祇和你纏混一世不成？』說罷，換了一套衣服，又走了。氣得碧雯祇是哭，却並沒有一個人來勸。伊過了一刻，却是日光的母親，從樓上打發一個女傭走下來傳話說：『少爺身體不好，請少奶奶不要和他爭吵。』碧雯聽了這種話，越是氣得無處發洩，因此纔憶及令嫻，便寫了那一封信去。這一

天伊在房內整日未出房門一步晚餐也不會用直氣了一夜到了次日午后尚未起身方纔見女傭報說「舅少奶奶來了」果見令嫻已是走進來碧雯也趕忙起來讓坐令嫻笑說「這早晚尙未起來敢是有些不舒服嗎」碧雯蹙眉嘆了一聲說「正是胸中氣悶」令嫻又打量一番說「怎麼消瘦了許多」又低聲問道「聽說你要恭喜了但不知在什麼時候」碧雯微微嘆了一聲瞧瞧左右沒有人方說「嫂嫂我和你本是最好的同學朋友向來無話不說今天約你來實在是因爲這些時我已積得一肚皮的悶氣沒處去說」伊一面說着眼圈已是紅了令嫻摸不着頭腦祇得安慰說「家庭中縱有小小不和睦處也祇是暫時的何必自己過于生氣着惱呢」碧雯搖頭說「這並不是暫時的事」說着又沉了一沉續說「日光他近來大變了終日夜的不歸家我偶爾勸勸他他反而說出那些不像人說

出的話來。』令嫻說：『他是少年公子哥兒瀟灑慣了的，就是偶然在外逛逛，也是常事。』碧雯又搖搖頭說：『並不是的，這是我自己的錯誤。我起先也何嘗不是這般說呢。祇是我後來已打聽着他在外面本來包着一個什麼老五，住在西邊一所小房子裏，並且常時招請一般男男女女在那裏賭錢。他曾有一次帶我到他的，一個姨母家去賭過一次。我輸了約有一千餘元。後來我就不願去了。他却說我到底是小家子氣，祇輸了這一點，便心痛了。我雖然不知道他在外面賭的大小，但是照此看來，大約輸贏總不十分小了。他有錢，原不怕輸。但是賭博可以算是一種職業嗎？這是一件，再說他，說我是小家子氣，難道他娶我時不知道我本是小家的人嗎？既不願意時，却爲何又娶我呢？難道小家的人比大家的人還有什麼分別嗎？他既存了這種意見，明明是瞧我不起了，還能指望常久在一起嗎？』令嫻聽了，也祇

得長嘆說：『或者過幾時妹夫在外閱歷閱歷，也可以好些。』碧雯搖頭，雙目向下看着自己的手，說：『這是無聊的希望了。我當初不該自己存了一個虛榮的心，以為富家子弟，可以自己的容貌手段籠絡住他的，却不料他的習慣已成，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以至反把我陷在這種不生不死的境界。我如今除了離婚，便是早死，兩條道路，祇是這個業障。』說着指自己的肚腹說：『方纔兩個多月，在這未分娩的期內，是無法解決的。』說着又長長的嘆了一聲，令嫻聽了，甚為難受，想把別的話岔開，因說：『昨天我在家中找到一張畫兒來，却似替我畫的小照，你道奇怪不奇怪？』碧雯聽了，猛地想起，知道必然是那一張拍球的仕女圖了，不覺得又勾起伊心中的思念，想道：『當初若不是自己一點私心，急於為令嫻作合，或者自己也不至于陷到這種地步如此之快，如今令嫻却是得所了。』又想道：『幸而伊得所。』

雖然自己受罪。却沒有連累着別人。總算不幸中之幸。沒有再加一重罪業。一想到此處。却說不出什麼來。祇把一雙眼望着令嫻。令嫻却不解其意。祇道伊心中思念的。仍是和日光不睦的問題。所以無心聽這些不相干的話。也不便再往下說了。一時二人對坐。悄靜無聲息。祇覺得這間很富麗輝煌的臥室中。佈滿了憂愁怨抑。不似自己家中那等和融的氣象。碧靈也想起以前所希望的種種物質上的幸福。如今雖都得着。却反生出精神上的痛苦。

此時伊二人心目各有一幅邵青所畫的拍球仕女圖。在令嫻是以爲很快樂。在碧靈却覺着是懊恨與痛苦。但那畫師邵青家內至今仍懸着那幅拍球仕女圖於壁間。那畫中的白衣女郎。依然舉着網去接球。也沒有什麼快樂。什麼懊恨與什麼痛苦。祇是姿勢與眉目。依舊生動活躍。與當初新畫成

時一般。

毋忘余

黃昏時。靜安寺路的旁邊。有一對少年男女。並肩徐步。他們倆纔只認識了一兩個月。第一次相見時。在一個公衆的會場裏。雖沒有互相傾談。他們腦筋裏已淡淡的刻了個印像。十幾天後。少年到百老匯路的一個外國女教師處。學習梵亞鈴。不料女郎也在那裏學習。因此各通姓名。女郎知道少年叫做莊瓊生。少年知道女郎叫做鄭小琦。他們既然同班學習。又有音樂上共同的興味。志同道合。性情很形契合。他們學習的時間。是五點半鐘至七點半鐘。課畢出來時。總已是萬家燈火。照耀通衢。小琦生性膽小。獨自回到靜安寺路去。往往非常畏怯。瓊生知道了。便送伊回去。到了伊家裏的門口。便告別回去。有時他在路上。很覺得見小琦進了門去。惘然若有所失。伊也

似乎有些依依不捨的神情。因為他們每星期相見兩次，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內，只有上課時兩小時的會晤。上課時除了討論研究樂理外，不能多說什麼。所以他們倆閒談的機會，只在課後歸家的路上，但須坐電車的路程多，故談話的時間，也很侷促。時間愈侷促，愈見寶貴。但他們心中的言語雖多，卻往往吶吶的說不出口來。因為他們覺得相識的日子還淺，不應該表露心中深密的意思。那天晚上，兩人在卡德路下了電車，往靜安寺路上緩緩走去時，瓊生心中的思想，不能再耐得住，不向伊說了。但一時卻又無從說起，只得有意沒意的問道：『小琦女士，像我們兩人，可以稱爲同志嗎？』伊也不經意的答道：『我們是同學，自然可以稱爲同志的。』瓊生道：『像我這個人，可以做你的同志嗎？我暗想恐怕沒有這種資格……』伊覺得他言中之意了，因答道：『你太謙虛了，像你的名望學識，還說這樣的話，真叫』

人漸媿無地了。他覺得伊似乎並不十分輕視他。心裏是很快活。於是兩人默默無言了。仍緩緩的往前走。瓊生看看要近伊的住宅了。心中還有別的言語要說。因問道：『我們到小沙渡路上去走一回。我再送你到門口如何。』說時瞧着伊雪白的粉臉。伊回臉向他一笑道：『很好。』於是兩人轉往那條旁路上走去。站在路角上的印度巡捕。很注意他們。但在他們的目光裏。竟沒有瞧見。兩人心中各自想各的心思。靜默無聲的走了一會。忽地瓊生開口道：『小琦女士。我能希望……』伊立住了問道：『希望什麼。』瓊生道：『將來同你做個很好的……朋友嗎。』伊仍站着。目注着地上的黃葉。緩聲答道：『爲什麼不能呢。』他道：『如此我有希望了。』伊不回答。兩人仍默默的慢慢地往前走。

兩星期後。他們的音樂班中。多了一個西國女同學。西國女郎見他們倆同

進同出的很親密。便暗暗裏探問小琦。瓊生是否是伊的親戚。小琦告訴伊。他是伊的表兄。有一天瓊生到百老匯路上課時。小琦還沒有到。課畢後仍不見伊來。因問那西國女郎。可知道密司鄭爲何不來。西國女郎反奇怪問道：「你的表妹告假。你怎麼會不知道呀？」瓊生聽見了這話。心裏頓生了奇感。暗想小琦的待他。竟肯在外人前承認他是伊的表兄。可見伊芳心中已暗暗許可我是伊的好友了。到下一次。他送伊回去時。他笑問伊道：「我真有福氣。做你的表兄麼？」伊很羞澀的。俯着袒露的粉頸。低聲笑答道：「你真是我的哥哥。可惜我沒福做你的妹妹罷了。」說着又發了幾聲嬌美悅耳的笑聲。瓊生不覺樂得心花怒開。意氣揚揚。操着柔婉和悅的聲音道：「那麼你可許我呼你「妹妹」麼。或者叫你的外國名字「瑪麗」麼？」伊且走且瞧着地上。答道：我……很好……」說時將伊手裏提着的一

隻繡花的荷包錢囊無意識的搖了幾搖。那錢在囊裏便沙沙的作聲。瓊生忽地注意那隻錢囊。對伊說道：『那隻錢囊你可提得手酸了。我來替你拿罷。』伊笑道：『這錢囊裏不過有幾張鈔票和幾個銅元。統共沒有四五兩的重量。怎會提得手酸呢。』瓊生也笑道：『我想起來你要手酸了。這錢囊真美麗得很。不知在什麼地方買得的。』伊一面將錢囊遞給他。一面說道：『這是我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你說他美麗嗎。』他拿了錢囊細瞧時纔知道繡的並不是花。乃是幾個字。一面是中文的。一面是英文的。那英文爲“*Forget me not*”中文爲『毋忘余』三字。他低聲道：『這一定是你的最親愛的朋友送給你做表記的。』伊見他說話的情形有些改變了。微笑道：『是呀！送這紀念品的性情脾氣很和我一樣。我們倆是很親密的。』他想問伊那朋友是否是伊的同學。或是他的同類。但他沒有這般勇氣去

動問伊。伊也很神祕似的不肯告訴他。他起初想這或是一個男朋友送伊的。轉想若是男朋友送伊的。伊決不再會如此親近我。若仔細去盤問伊。要被伊看輕。還是不問的爲妙。所以他不問了。伊也只是微笑不語。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會。瓊生忽問伊。他將來也可以送伊這種禮物麼。伊囁嚅道：「和『毋忘余！』三字相同的東西嗎。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但問你自己便了。」

那天晚上。瓊生回到家裏時。他心中的喜悅。實非作者所能描寫。他不時的往回思忖。以小琦的敏慧豔麗。竟肯以伊芳心中的一塊地。容許我的倘伴流連。豈不是天大的幸福。又想伊雖垂青於我。還不知我家庭中的底細。伊若知道我是個毫無遺產的窮措大。不知還肯否以愛情賜我。他睡後又夢見小琦嫵媚地到他家裏來。他向伊嫵媚的情話。伊也和他款款的密語。他

向伊求婚。伊一口應允。他抱着伊接吻。伊也倒在他懷裏。閉着眼睛。乞乞的嬌笑。他樂極了。醒後又去尋他夢中的滋味。因此他直睡到明天上午十點鐘才起身。

他於午後休息時間內寫一封信寄給小琦道：『吾親愛的琦妹惠鑒。承你不棄。以你的一顆芳心。賜給於我。』我何人斯。』敢受你的厚愛。別後歸家細想。至於感激零涕。但我不能不告訴你。我是個很有重担的人。我家無餘蔭。將來立身建業。全靠我自己的努力奮鬥。成敗利鈍。目下尙在不可知之數。他日吾妹果能終身爲吾摯友者。吾怕不能使你度安閒快活的日子。那麼吾真萬萬對不起你了。像妹妹那樣『養尊處優』的閨秀。我本來也很明白。不應該施用愛情。但我自見了你後。我的精神腦筋。於不知不覺中都歸集在你的身上。我很想設法自救。可惜總是沒有這般勇力。唉。我親愛的

琦妹你可憐見我這顆鮮紅的心罷……我很盼望你快快給我回音。因爲我心裏的熱望好像汽水已過了百度沸點以外。汽鍋有爆烈的危險了……

……瓊生五月念六日。」

這封信寄出後。他時時刻刻的盼望回音。但他雖心焦如焚。直到第三天纔接到伊的答復。伊在信裏很簡單的說道：『瓊生先生。頃奉手札。敬悉一一。茲家母屬停止學習音樂。鄙人有願莫償矣。恨甚。足下見西教師時。乞爲吾一言。至感至感。鄙人鄭小琦。念九日。』他讀了這封信後。身子差不多已麻木不仁了。腦筋也幾乎昏惑。失去想象力了。他模模糊糊的想：『伊會很清楚的自認我做哥哥。伊今爲何不接受我的稱呼。伊爲妹妹。伊的待我。既然是無心的。那麼冷冷的拒絕我。已很足夠了。爲什麼還要……咳……調笑我。戲弄我……呀。我曉得了。伊究竟愛的是虛榮。和金錢。伊起初不知道我

是個困苦少年，所以願意和我接近。現在伊明白了，便懊悔了……或者伊已另有所愛了，和我親近，不過要叫我課畢後，好送伊回家罷了……又想着了……伊不會說，那繡着「毋忘余」的錢囊，是伊一個很親密的朋友，送給伊的嗎？那親密的朋友，一定是伊的真情人了。唉，我已上了伊的當了，受了伊的侮辱了。我心裏的熱血冷了，熱誠消滅了，希望沒有了。總而言之，我的情已經死了。我無權禁止伊的愛別人，也不必妬忌伊的愛別人。我只曉得我受了這個痛創，以後永遠不會醫好的了。唉，「毋忘余！」此後他們兩人便極少相見的機會了。有時瓊生看見伊和別人同坐電車或汽車，兩人目光接觸時，伊往往向他嫣然一笑，他也不能不報之以苦笑。有時看見伊和姊妹行同赴公衆的集會，倩影亭亭，不減往昔，豔麗嫵媚，也無異於前。只是他覺得伊的心總是變了。他多見伊一回，便多增了一層痛苦。多見

伊一回笑便多生了一番不要見伊的心。後來甚至他所受的痛苦不能再增了。他便設法逃出這個悲慘苦惱的上海了。

三十年後。他又回到上海。那時他的頭髮已經灰白了。他的鬚鬚也花白了。他的親戚朋友都道他已客死在外了。今無意中突然見他回來。很是驚訝。但十有九人已認不出他是莊瓊生了。莊瓊生也認不出他們。且不要人認出來。因為他已過了他三十年的孤獨生活了。他回到上海的一個月後。有一個老婦人跑來見他。他一見了那老婦人。不覺呆呆的發怔。老婦人穿得很清潔齊整。精神也很飽滿。年紀雖大。還不減伊少年時的丰韻。當時那老婦人微笑問道：『你不認識我了嗎？唉。瓊生。我們不是老了嗎？』瓊生回答道：『你可真是小琦嗎？瞧你的精神愉快。你一定嫁得很得意……兒女想已滿堂了。』……小琦仍微笑道：『正是……很得意……兒女正不少……』

……但你的兒女如何。」他答道。「我還是三十年前的我。」伊驚道。「什麼……做了一世的繃夫……爲什麼呢。」他啞聲答。「因爲你不愛我，愛了別人！」伊變色道。「誰說我愛了別人，那是你自己拒絕我，我……」他道。「我怎樣。」伊答道。「那晚別後的第二天，我接到你的信，你自承那晚所做的錯誤，向我認罪，因爲你已和別人訂婚了……」。「那裏有這種話，我的原信，本是向你道謝你愛我的厚意的，並說我不配得你愛的意思，後來果然接到你那冷漠無情的信，頓使我……」伊急道。「不必說下去了，使我心裏難過，那一定是想娶我的表兄，同家人串通了，做就的鬼計，唉，你，那裏知道我愛你的心。」莊瓊生莊色道。「但你到底嫁了，你看我……」小琦聽到這裏，立起來從容不迫的答道。「瓊生，請你聽着，我嫁的是『教育』學校是我的丈夫，我說的我的兒女，就是那些學生罷了。」唉！「毋

忘余！』

園中

端陽節過了以後，榴花也慢慢的謝了，蜀奇花開了一陣子，也中道委化，宛如佳人的命薄，曇花一現罷了。鬢髮生在暮春的時候，瞧了花事的飄零，也會傷感過幾回。如今瞧着黯黯的綠陰，又想起了從前的影史，不免愁上心來。唉，如今的樹上，却還有白頭翁叫着半斤八兩的鳴聲，可是少年不長進，一會兒老了，怕也沒這禽鳥逍遙自在得多呢。

鬢髮生生來脆，經不起幾次傷懷，又感冒起來了，一連睡了六天。大夫勸他出去疎散疎散，倒比吃藥有效。他也想長日消磨在病床藥鼎，也厭倦得狠，便獨自走到花園裏去散步。那天溽暑方蒸，汗流如漿，太陽像火一般曬遍大地上一切，絲毫沒有和善的態度。鬢髮生先走到寄風閣的旁邊，抄着

近路打聽雨軒的迴廊過去。又過了迎虹橋一帶竹蔭。便到了瘦影樓那時。黛珠午睡剛醒。還倚在碧紗櫺裏的一張安樂椅上。奮神滿樓靜悄悄的。只有窗外風吹竹子沙沙的聲音。小丫鬟紅兒覺站在安樂椅旁。給黛珠搥腿。瞧見鑿鑿生上樓來。便低低的對黛珠道。二爺來了。黛珠道。快把櫺門開了。好讓他進來。紅兒果然跑過來開了櫺門道。二爺寒熱退麼。怎的便跑出來呢。鑿鑿生略一點頭。便跨了進去。紅兒却帶上櫺門出來。

黛珠道。昨天我來瞧你大夫正在給你診脈。所以我沒進來。打聽你丫鬟阿鵲。據說還沒退涼。只吃得半盞香粳米粥。怎的今天打猛太陽裏走來。你喉痛剛好。受了暑熱。乳蛾又要發作了。快些這籐榻上躺一會罷。鑿鑿生便依言坐下。瞧瞧這紗櫺內。地上鋪了細紋花蓆。擺着三四張籐椅。几榻。另外一口紫檀的十景櫥。羅列着許多珍細古玩。以及爐鼎玉甌之類。那爐鼎裏燃

着·上·好·的·奇·楠·香·氤·氳·馥·郁·滿·樓·聞·香·

顰·蹙·生·道·今·天·涼·已·退·了·喉·痛·也·好·了·大·夫·叫·我·出·去·疎·散·疎·散·我·想·自·己·脚·勁·很·弱·不·能·走·遠·所·以·到·園·裏·來·瞧·瞧·妹·妹·不·知·妹·妹·昨·天·咳·嗽·怎·樣·天·氣·雖·熱·電·風·扇·多·開·不·得·電·風·最·容·易·吹·壞·人·的·妹·妹·要·保·重·些·才·好·黛·珠·道·可·不·是·麼·你·總·不·聽·我·說·話·常·在·太·陽·裏·跑·來·跑·去·我·吹·壞·了·却·也·不·干·你·事·啊·你·能·清·早·或·太·陽·落·山·以·後·出·來·最·好·否·則·也·要·僮·兒·們·打·了·傘·才·可·以·出·來·啊·你·不·保·重·身·體·我·的·身·體·就·是·保·重·好·了·也·沒·用·呢·黛·珠·說·着·眼·圈·兒·一·紅·使·要·想·哭·了·一·會·兒·紅·兒·進·來·了·手·裏·托·着·一·只·白·地·青·花·的·茶·盤·盤·中·放·着·兩·只·燒·料·的·白·玻·璃·杯·每·一·只·杯·中·都·有·小·半·杯·的·白·開·水·黛·珠·問·道·可·是·沙·溜·水·麼·紅·兒·道·是·的·不·過·溫·了·又·問·道·二·爺·還·是·滲·荷·花·露·呢·還·是·滲·薔·薇·露·顰·蹙·生·道·喝·薔·薇·露·罷·最·好·把·玻·璃·露·略·略·也·滲·些·紅

兒道：於你病體，玫瑰露並沒多大益處，還是多喝些薔薇露，却很清內熱的。說着到十景櫥裏，捧出一個玉甌，開了蓋，却有一個白磁勺，輕輕的勺了幾勺，傾在杯內，分別的捧與釵鬢生與黛玉喝。又把玉甌蓋好，收入十景櫥內。黛玉道：你把電扇門關了罷。二爺吹不起的，瓶裏的荷花快謝了。叫僮兒們再去採兩朵來，換一個魚膽青哥罈瓶，供在這裏罷。夜裏採些晚香莢來。紅兒道：昨天小姐不是嫌花氣太重麼？可又來了。釵鬢生道：你時常要頭痛，晚香莢的香太濃，你禁不起的。還是別聞罷。黛玉道：那麼紅兒你去瞧瞧。早上買的雪藕可還有去切幾片來給二爺吃罷。須要當心着，莫切得太厚，礙着牙齦要生痛的。藕是吃不壞的，哥哥你也多吃幾片，只要嚼了吐渣就行了。你待病好了，何妨搬到園裏來住罷。我也可熱鬧些。蕊姊姊、英妹妹、婉妹妹，他們都是在園裏合夥兒頑。分鳳仙種咧，做冰淇淋咧，每次來邀我，我却懶

得動彈。後來他們見我不去和熱鬧，也就不來邀了。待到我高興的時候，他們既不來邀，我自己掩上去，又難以爲情，所以倒很孤寂。不過給紅兒談罷了，那邊鸞鸞仙館也涼爽得很，離這裏又近，只要走一截子迴廊，便到了仙館的門口。梧桐成蔭，芭蕉涼氣撲人，再加了窗外池塘裏的荷花清香，多麼舒服。比我這裏單有幾枝竹子，強得多咧。你還是依舊遷進來罷。

鸞鸞生道：妹妹你聽蟬聲又來了，你還記得當初你到我家來的時候，也是這個時候麼？當時我便是第一個奔出來接你，奔得太快了，却在門檻上絆了一交，你撲嗤的笑了一笑，我就爬起來逗着你道：妹妹笑了，你又慍了。從此一連三天沒瞅我，我陪了十九次，不是你才解慍呢。如今蟬又叫起來了，想起了十年以前事，好似還在目前，不知妹妹可還記得。黛玉微嘆了口氣，停了好半晌，又嘆道：咳，不說也罷了。當年不到這裏來，不會認識你，我們

雖是至親，却因住得太遠，從小也不會見過面。咳，見過了面，却又怎樣呢？舊年吐血死了，反乾淨了許多。如今却……說着兩眼一紅，頓時明珠般一顆顆的掉下來了。顰顰生也陪着淚道：「都是我的不是，勾起了妹妹的愁懷來了。」說着便掏出一塊白絲巾，走過來給黛珠擦淚。黛珠也替他擦着。顰顰生道：「妹妹你別悲傷，你時常哭泣，我心裏怪難受的。」妹妹難道不知我的心事麼？我無論如何，總忘不了妹妹，妹妹你別哭罷。」

一會兒紅兒又來了，手裏端着一盆子的雪藕，瞧見了黛珠哭泣，便噴道：「二爺又惹小姐哭了，他爲你的病，急也急了好幾天，怎的又來欺負他呢？」顰顰生道：「這是我的不是，託你勸勸他罷。」紅兒道：「我是不會勸的，你闖了禍，你自己去收罷。」你瞧，小姐又咳嗽了。昨天吃了慈孝竹的竹瀝，嗽才好些，你又使他咳起來了。說着走過去，與黛珠搥背。黛珠道：「算了罷，他病也才好些，你去。」

埋怨作甚。我哭自有我的愁懷。不干他事的啊。哥哥你吃藕罷。別去聽紅兒的話。

顰蹙生推開了櫺門。走到窗邊。望了一望。瞧見荷花池內。却有一對鴛鴦。披枝拂葉而出。浴水作戲。風吹着荷花。一陣陣清香吹送過來。那蕊珠住的漱芳院。以及慧英住的擁翠閣。婉香住的藕香榭。都有簫聲迭起。吹着洞天歌。畫眉序。二郎神等曲子。都是袅娜悠揚。在荷風裏輕輕地送到耳邊。想是他們浴罷納涼。趁著這荷風沁人。樂一陣子呢。又瞧見中間承露台上。有幾個僮兒在那裏洒水。便回身對黛珠道。好婆叫的說書堂唱。聽說是楊雙擋的三笑。每天在承露台上彈唱。今天開唱。少不得合家要來聽的。如今太陽早已落山了。少停妹妹也去聽聽。則個黛珠點了點頭。顰蹙生道。我要回院子去吃藥了。黛珠道。叫紅兒送送罷。

賣梨孃

佩荂生是供職在內地一家銀行。差不多快十年了。他的爲人。委實是誠實。勤懇。日間除了辦公事外。簡直是手不釋卷。同事們都目他爲道學先生。他自己也居之不疑。這銀行。恰靠着鬧市。很有些賣花女郎。沿街叫賣。所以銀行裏頭。也不時有那些人的足跡。後來有個賣梨女子。名字叫做雲弟的。也背了籃。跟着他們混入裏面。他雖然出自蓬門。倒也亂頭粗服。別饒丰韻。單論他一副眼睛。水汪汪的多麼靈活呀。同人家估量論值。總是心平氣和。有時節旁人同他說幾句俏皮話。還得兩朵紅雲。滷上鸚鵡。襯着銀盆般的臉兒。真是嬌滴滴越顯紅白。衆人看他人品長得漂亮。性情又是溫柔。既揭便宜。復餐秀色。豈非一舉兩得。所以每天休息時間。雲弟一進門。衆人便把他困在核心。不一會。滿筐的梨。無論是爛是蛀。一古腦兒都有了主顧了。可

憐從前許多賣梨的，憑你東西怎樣好，再也沒有人去睬他。背後着實把雲弟，恨得牙癢癢地。於是這銀行裏的生意，好像同他訂了合同似的，永不讓旁人插足了。便是佩莢生，每天也總得買上幾枚，供飯後咀嚼，幫助胃中消化。他雖然是一個不苟言笑的君子，可是看着雲弟這般端莊溫柔，不覺十分憐惜。常說個妮子，具這等姿首，乃不惜拋頭露面，幹那小本經營，想來無非爲衣食所驅，實逼出此。吾輩境况，總比他好些，宜如何可憐他，怎忍心去佔他的便宜。所以他給起錢來，多少比旁人寬裕一點。說也奇怪，那雲弟見了佩莢生，亦分外柔情脈脈。每日檢就了五六枚潔白無瑕的梨，藏在籃子的一角。時候大家買齊了，他纔拿出來，遞給佩莢生，順手拭淨了刀，替他削上兩個。隨便給他幾個錢，便笑嘻嘻的收下去。從來不曾爭多嫌少。忽後迴眸一笑，款款的走了。行裏一輩人，也有妬忌的，也有羨慕的，有的說佩莢生

就一張小白臉。所以能邀美人青睞。艷福實在不淺啊。有的說佩莢生是假道學。心裏頭不曉得多麼機詐。外面持地裝出文質彬彬的樣子。用以矇蔽人家耳目。現在看他同賣梨娘那種情形。就可以戳穿他欺世盜名的西洋鏡咧。佩莢生却任人誹謗。不贊一詞。這樣的過了一年。雲弟按着四時販賣鮮菓。一共不會間斷。佩莢生也覺得每日彷彿有了一定的課程。倘然這一天。雲弟遲來了一點。他便踱來踱去。心神不甯。自己也不懂爲什麼這樣的纏綿固結。那一日。正是八月中旬。銀行也停止辦公。衆行員都回去度此佳節。惟有佩莢生是異鄉作客。倍覺淒涼。獨是一個無精打彩的。在那裏吟「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這首詩。觸景生情。引起無限悲感。不知不覺灑了幾點熱淚。心想吾佩莢生。生性孤僻。落落寡合。惟有雲弟這女子。天真爛漫。婉孌可人。看他對吾那種態度。怪親熱的好像有一種說不出

的癡情。唉，想不到茫茫人海，這賣梨娘倒是吾的知己呀。感慨之下，忽然想起今天這般時候，爲什麼不見他來，也許他正忙着過節，叙那天倫之樂，再也記不起吾這羈旅多愁的孤客了。咳，女子用情，本來如太空遊絲，碰到什麼就纏着什麼。蒼黃反復，變幻不測。佩莢生啊，你也是絕頂聰明的人，何苦自陷羅網，須知世界上再險惡不過的，就是那情海波濤。前顧茫茫，回頭是岸。勸你早些覺悟罷。他嘴裏雖這般說，不過心中依舊是熱鍋上螞蟻似的。坐又不是，立又不是，不知怎樣纔好。他正在胡思亂想，猛不防玻璃門咿呀一聲，走進一個女子。這女子端的是誰？哈哈，不是佩莢生的心上人雲弟嗎？佩莢生看他螺黛減翠，星眸微暈，手中拿着一包報紙裹的東西，一聲兒也不響，獨自在那裏發怔。佩莢生心中納罕，便搭訕着問道：雲弟，你今天恁地來得這般遲，你往常來總是笑靨向人，今天被誰欺負了，這樣的不高興呀。

雲弟聽說眼圈兒紅紅的，整然欲涕，哽咽着道：「你今後別說再不能看見吾的笑顏，恐怕連今日這副愁容也一輩子不能到你眼簾了。」說着，那滿眶淚珠，便一串一串往下直淌。佩莢生好生詫異，急道：「你這話端的是甚麼意思？」雲弟紅着臉道：「吾快要嫁哩，所以從明天起，不再賣這半什子的梨了。」佩莢生聽到這裏，身體彷彿觸了電氣一般，休想動揮分毫，呆了半晌，迸出一句話來道：「那末，吾們倆便這樣的分手嗎？唉，好夢不常，遲早總須一別，你也不用悲傷，但願你那丈夫，也是一個憐吝惜玉的人，永久保護你那玉雪般的姿首，體諒你的玲瓏般的心肝，那纔不枉老天把靈秀之氣，鍾在你身上的一番美意了。」雲弟雙蛾微蹙，黯然說道：「吾們蓬門女，祇可偶農家子，這些蠢如鹿豕的人，怎能體貼入微？況聽說他更是一個貪酒好賭之徒，想來吾這終身，就一大半沒有指望了。他越說越嗚咽，把一方手巾，哭得溼透。佩莢生

也心如沃醋。很想拿幾句話去安慰他。無如千頭萬緒。不知從那裏說起。兩個人反默然相對了好一回。末了雲弟把紙包打開。拿出十枚精瑩光緻的梨。對着佩莢生道。這梨是我今天在樹上親手採的。倒還可口。你收了罷。這是末一次了。說着他便削上一枚給佩莢生。暗想佩郎佩郎。不知何年何日。再能看你雲弟親手替你削梨啊。不覺一陣心酸。那眼淚便如雨點般的落下來。很有幾點滴在梨上。佩莢生嚙這梨時。覺得又苦又酸。何嘗有一點兒甜味呢。佩莢生一面吃梨。一面在皮夾內掏出三張十元鈔票。遞給雲弟。雲弟不肯收受。佩莢生道。去年十月裏頭。你看見吾穿了一件駱駝絨袍子。不是道有了錢。也要做上一件。這句話吾一直記在心裏。現在你快要嫁了。這三十塊錢。做一件諒也夠了。一則了我一樁心願。二則你穿着這件衣服。便能連想到從前佩莢生。是與你有這一段哀史呢。他說到這句。喉間塞住了。

再也說不下去。雲弟不忍拂他的意，接在手中道：「媿吾沒有什麼貴重東西，可以送給你作個紀念。」佩萸生接口道：「你這方手帕就送給我罷。」雲弟道：「這東西很脆賸，待吾洗淨了，再給你不遲。」佩萸生道：「唉，雲弟一方手巾，希罕什麼。吾所要的就是這上面的淚痕。」他日風雨淒其的時候，心中記念你，便可取出來，看着這斑斑淚漬，宛比見你亭亭倩影啊。」說完這話，便在雲弟手中把這手巾取來，往懷中一塞。雲弟深恐被人撞見，惹起蜚語，只得忍痛向佩萸生嫣然一笑，道了聲珍重，頭也不回的去了。佩萸生曉得他這一笑，比哭還苦得多哩。可憐他自雲弟走後，鎮日價如癡如醉。後來事過境遷，便慢慢醒悟了，覺得即使雲弟不嫁，吾同他門第懸殊，亦難成眷屬。他今羅敷有夫，那末風流雲散，前緣已了，吾又何必去自尋煩惱呢。他這麼一想，愁思排去了不少。不過他腦海中，深深印着雲弟的小影，自認爲一個情場失意人罷。

了。過了兩年光景，佩莢生調往上海總行裏頭辦事去了。他到上海第二天，行中同事們在一品香替他洗塵。佩莢生起初是不喜飲酒的，自從經了這番磨劫，真是在在牛感到悲極的時候，便強灌些酒下去，要想借此遣悲，不料酒落愁腸，醉後露真，格外歌哭無端，傷心人的處境，委實可憐啊。所以他的酒量，便在這上頭，一天一天增高起來。今日高朋滿座，不拘於禮，心下十分快樂，於是放量痛飲，酒酣耳熱，大家都有些醉意了。很有幾位一時興起，逼着各人叫條子。本來銀行職員，逛窯子是他們慣技，叫局更是看得稀鬆平常。衆人把局票都一一寫好，惟佩莢生是人地生疎，遂堅不應命。經不住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什麼一人向隅，滿座不樂。又道：吾們本來不喜此道，不過聊免嘉賓寂寞罷了。於是不待他答應，竟替他代徵小花園麗玉，並稱贊他是掛牌未久的先生，性情面貌都好，管教閣下一見魂銷。佩莢生糊

糊塗塗。由他們幹去。不一刻。這些鶯鶯燕燕。先後履止。都靠着各人身旁。坐下。村的俏的。妍的媚的。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這當兒。門帘一揭。又走進一位二十餘歲的姑娘。生就一張鵝蛋臉。又白又嫩。兩道長眉。直掃鬢角。穿上一身印花嗶嘰衣服。越顯得潔無纖塵。那種淡雅神情。不覺頓使羣花失色。他始定了脚。向滿座瞅了一眼。便問道。那一位是吳少。衆人便指着佩莢生道。就是這位。此時佩莢生被這牢什子的胡琴鬧也鬧昏了。猛聽得嚙嚙爲聲。便抬頭一瞧。四目相射。彼此大吃一驚。佩莢生又以爲自己醉眼朦朧。看不清楚。忙把手巾擦了擦眼睛。這時麗玉已立在他背後了。低低顫聲問道。你不是佩郎嗎。佩莢生經這一問。心中萬分淒愴。慘然道。雲弟。果然是你啊。想不到吾們倆還能在這兒碰頭。是不是在夢裏不成。雲弟眼圈兒一紅。向他丟了一個眼色。輕輕把地址告訴了。請他散了席。便去。在席諸人一半是

酒醉一半是色迷。各人正同他的相好忙着鬼混。所以並沒瞧出這破綻。不過都說原來麗玉與佩兒是有過交情的。如今舊雨重逢。那末今天總得去報効報効纔是咧。說着便一齊的笑將起來。佩莢生好生過意不去。停了片刻。各家相幫都拿了局票來催着轉局。一霎時走得一個都沒有了。佩莢生的腦筋也清醒了許多。心想這種應酬真無謂極了。既耗金錢。又傷精神。再看在座各人沒一個不醉態可掬。不禁暗暗好笑。待到酒闌席散。已是十一句鐘。便託故先行。匆匆的雇了一乘車兒。直奔雲弟那裏來了。他纔走上樓。雲弟已是牽帷相迎。佩莢生看這房間。倒還寬敞。陳設也很雅潔。兩人握着手。面面相覷。真是千言萬語。從何說起。呆了半晌。佩莢生先開口道。你好端端的。怎會幹這勾當。雲弟聽說。便道他丈夫怎樣因賭傾家。怎樣被債主逼迫。不過纔把我騙到上海。八百塊錢賣絕在這裏的。快年半了。他一面說着。

淚珠兒早已簌簌的滾下。把個佩莢生氣得發昏。章第十一着實替他傷心。末了雲弟勸着他代想計策。早日跳出火坑。佩莢生口頭雖然答應。心裏却非常躊躇。他們倆越談越起勁。那壁上時計已噹噹的報了三下。佩莢生看見一個老鴛模樣的中年婦人。頻頻在簾外窺探。爲避嫌起見。不得不走了。便告辭而出。這一下子。真個是引得他死灰復燃。古井又波。躺在床上。反來覆去。怎生睡得着。到了次日晚上。便約着幾個朋友。去到雲弟家中打牌。佩莢生很想替雲弟脫籍。怎奈爲環境所困。爲經濟所窘。輾轉思維。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想要擺脫。無如一念想起雲弟那種依依不捨樣子。鬚鬚小鳥哀鳴。恁地忍心硬生生地去撇開他呢。所以他沒奈何。只得隔了三四天。便去做一回花頭。其中却有兩層道理。一則可與雲弟時常會面。二則屢去走動。免得看老鴛的白眼。旁人怎能理會。還當他着了雲弟的道兒呢。有一天過

了辦公時刻。他循例踱到小花園來了。雲弟覷着沒人，便悄悄的跟他說道。這樣因循下去，殊非久長之計。光拿銀子來白白丟掉，倒惹人罵你一聲冤大頭。這是何犯着呢？別的不去道他。近有一樁很可慮的事，你知道嗎？佩英生忙問是什麼事。雲弟道：就是近來常到這兒來逛的張大人，他不是江西做了十年的師長嗎？地皮給他刮夠了。現在腰纏十萬，便辭了職，搬到上海來享福。聽道他一個愛妾死了，所以一天到晚，儘在窩子裏亂跑。恨想物色一個俊俏姑娘，娶回去做他的如夫人。如果他看得中，身價銀子是不論的。你去聽北里中人談話，那一個不想去巴給這個闊老。不知怎樣的那一天，在一家春席上，我被他一眼瞧見了，便問長問短，叫人聽着怪肉麻的。後來天天叫吾的條子，這一節差不多做了二十多次花頭了。喝醉了酒，總是老賴着不肯走，不懂他懷着什麼歹心，所以吾一聽他的聲音，就害怕起

來了。這兒老三·看着他手頭有些油水·很想在這上頭敲他一下·敲出灌迷湯的手段·把他奉承到三十三天·張大人便樂得不可開交·着了他的魔光·是在這裏厮混·老三昨天對吾說什麼·那一個嫁到張大人這份人家·真個是一生吃着不盡·外面這些姊妹們·巴不得同他親熱·怎奈他一個都看不上眼·不曉得是誰有福氣·前世敲穿了木魚·纔能跟他咧·吾細味他的話·却意在言外·後來又好像聽得張大人在小房間裏·向老三問起吾的身價銀子要多少·你想前後情節·豈不可疑·倘然這事·弄假成真·教我如何得了呢·佩莢生聽畢·抓耳撓腮·心想吾既沒有錢·又沒有勢·怎能敵得他過·那末祇好眼睜睜地·看着雲弟·供人家去糟蹋了·可是心內這般想·嘴裏豈忍出口·勉強安慰他道·讓我回去慢慢設法·也許可以救你脫險·他雖在那裏搪塞·可憐一顆心·好像插着無數利刃·痛得難受·實在坐不住了·便含淚告別·臨

走的時候。雲弟再三叮嚀他道。這事急於星火。變起來再快不過。倘慢了一點。恐怕就來不及了。吾在這裏盼你的好消息啊。說到這句。聲音帶些淒咽。分明是在那裏哭了。佩莢生硬着頭皮。一口氣奔回行中。心中好不納悶。一會想到若是在去年。正是交易所興高彩烈的時候。不妨挺而走險。拿我運氣去碰。或者一時倖幸。也未可知。然而目下已煙消雲散。再沒有發橫財的機會。那末那兒去籌劃這筆錢呢。他越想越糊塗。昏昏沈沈的睡着了。次日一早。他走入辦公室。接着行長的通告。派他幫着會計主任。到各處分行查賬。佩莢生礙難推却。於是整理行裝。即日首途。不過一時想起雲弟。便心旌搖搖。柔腸寸斷。他忙亂了兩個月。好不容易相繼告竣。急急趕回上海。把公務交代過了。一心惦念雲弟。便直奔小花園來。四面尋找。再也找不到麗玉這塊牌子。慌得什麼似的。走來走去。頭上汗珠子。比黃豆還大。虧得一位小姑

娘看他這忙亂樣子，不覺好笑，便問他道：「你失掉了什麼東西，冒冒失失的，光是朝着人家門口望？」佩莸生聽說，楞了一楞，期期的說道：「吾找的是麗玉呀。」小姑娘撇着嘴笑道：「你這人敢是瘋了，難不成你不曉得麗玉嫁給張大人嗎？」他一壁說，一壁把手指着一家樓上道：「這樓從前是麗玉住的，現在換了人家了，你找他幹什麼？」他是天天乘着摩托卡，逛逛遊戲場，多麼快活呀。他正在講得起勁，誰料佩莸生一時氣急攻心，哇的一聲，滿口鮮血，直噴出來。急忙拿手巾掩着口，急匆匆的走了。這小姑娘好生詫異，只是猜不出端的是甚麼一回事。再說佩莸生坐在車上，血兀是吐個不止，面色慘白，精神委頓。到了行中，同事們不知就裏，忙把他送往醫院療治，虧得醫士手術高明，不上三星期，便漸漸的痊愈了。這一天又是中秋佳節，有幾位知己朋友去探望他，便約他同逛半淞園，吸些新鮮空氣。佩莸生因盛情難却，遂一同

乘着汽車駛向半淞園來。他是新病初愈，不宜喧鬧，衆人便替他揀了一座清潔茅亭，在內品茗。不多時，走過一位偉岸丈夫，鬚鬢有鬚，目光兇橫，滿面殺氣，一望而知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背後跟着一衣服麗都的女子，佩莢生不瞧猶可，一瞧彷彿頂上劈下一個暴雷，暗道：這不是雲弟是誰？爲什麼又映入吾的眼簾呢？雲弟目光尖銳，早已瞥見了，忙別過頭，扯出手巾掩着臉。隨那男子走了後面，有五六個裙屐少年，七張八嘴的說道：想不到麗玉嫁這麼一個醜丈夫，真叫做彩鳳隨鴉，你不看見他臉蛋兒比從前瘦多了麼？咳，可憐，可憐，他們說這話不打緊，送入佩莢生耳鼓，却越發刺心，覺得喉間一陣腥癢難忍，便張着口，只見那猩紅的東西汨汨而出，嘔了一大堆。把這些少年都嚇了一跳，只當他是偶然發病，誰也料不到方纔走過的麗玉就是這慘紅鮮血的催命符啊！他的朋友着了慌，便扶他上車，依舊送他

到醫院裏去了。佩莢生以後是死是活，還得請讀者諸君，憑各人的心理去斷定他。並不是作者故意放刁，不肯結束。實因有許多心軟的人，看到這裏，很希望佩莢生能所患霍然，重諧舊緣。然也有些見解高超的，甚願他賈恨而沒，特留此缺陷，以賺天下有情人的眼淚。不過兩姑之間，却難爲了婦。叫作者怎生度此難關呢？倒不如一古腦兒，推在讀者身上，使各操着佩莢生，生殺之權，要怎樣，便怎樣，豈不是比小子一意孤行的寫下去好多嗎？

快活之夜

人生行樂耳。於富貴何求。况樂之界說，要隨其心性情感而殊。雖胼手胝足，朝夕無間，而窮巷蓬戶，亦有快活之時。大抵少年人較多樂境。若中壯以還，哀樂參半矣。余生未及三十，溯往者之可樂實鮮。曩者有事西疇，以修途日暮，不克言旋。乃繫艇村橋，權度春夕。時則雨絲風片，不減峭寒。長夜漫漫，恐

難好夢。榜人問可勝飲否。余初無稽阮之嗜。以寥寂無聊。藉此消遣。計亦良得。乃傾仗頭錢。命往村家沽之。已而榜人至。謂村人聞先生來。正合作不速之客。踟促短篷。雖飲不樂。盍來草舍。以舒偃蹇。余聞言而善。登岸與俱往。過阡陌五六折。有竹籬繚繞。蒼顏華髮之翁。遲余於茅檐之下。各叩姓氏。若舊相識。翁與余對席。設碟碗四事。皆園蔬也。若瓜若茄。製自昨秋。味甘美。頓勝珍羞。酒亦綠甌初發。醞釀十年矣。翁知余能作小說家言。乃娓娓述少年時俊遇曰。是可以「快活之夜」名篇也。余諾而聆之。翁曰。

「此得意之事。乃五十年前之秋夜。余健忘。不憶月日。但可告者。有明月一鉤。斜掛雲隙。非初三卽下九耳。疇昔之夜。余方坐橋畔稚柳下。今則幹可合抱。當時僅如臂大而已。仰觀繁星。閃閃似金約指。青女素娥之喻。殊可信也。時聞有低緩駘蕩之歌聲。起自彼岸。迴頭顧之。有女郎

方挾其信口之歌腔。螻螻以度橋而來。斯時余心志恇弗甯。正不知何以相對。抑任其翩然而去耶。則心有所弗肯。抑以言留之耶。則又不得相適。弗忤之語。躊躇再四。女郎已至。轉眸斜睇。其光如雷。嚮者以繁星比約指。今乃知不如比女郎之秋水爲佳矣。余忽得一語以詢之曰。姊姊何處來耶。何處去耶。女郎嫣然若吞若吐曰。我適從阿姨所來。阿姨善笑。我亦善笑。阿姨欲我之笑。惟恐我弗笑。乃餉我以鮮果。食我以佳饌。且飲我以酒。我乃大樂。我乃時時笑。阿姨亦大樂。阿姨亦時時笑。我離阿姨家已遠。猶聞阿姨之笑。續續而弗已。而我之笑顏亦不克盡斂矣。餘樂未盡。乃爲曼歌。哥哥不將笑我癡耶。余聞彼言。如串珠之落玉盤。此婉孌之言。出諸婉孌之人之口。覺四圍空氣皆婉孌可喜者矣。我心奕奕。不禁和之以笑。已而彼仰其林檜之臉。轉其楊柳之腰。嬰然言

曰黃昏深矣。阿母盼煞我歸矣。余曰去此有幾許遠。女郎曰一里許。余曰姊胆得毋怯。余爲伴以俱往。善乎。女郎卽呈其誠意感激之容。嫣然以諾。此一里之路。至崎嶇不平。女郎得余助。時報以謝言。叩以年華。則遜余兩齡爲十三。問以姓氏。則眎余以約指。知爲金。輕語余以小名曰靈兒。方欲更詢以他。忽彼前躍呼阿孃。則其母適將燈以來迎也。女郎以余介之母前。且告之曰。不得阿哥伴。我將嚇死矣。孀母衣一笑而去。其母乃以女郎所懷橘與余曰。哥兒明日來。余受橘相別。覺此片時不可思議之快活。有知以來。未嘗有也。然匆遽竟未記其所居。而微月下。雖驚其豔。至未清晰。若在光大。不復可認識。白雲空谷。渺不可求。則此令人活快之金靈兒。何從訪之。旣歸就臥。携橘於枕畔。挹其清芬。如親警效。已而人夢醒。則天明。欲拾墮歡。如武陵人重問桃源。迷不得路。

矣。此一頁之情史，字字高潔，字字光明，殆異乎今之所謂愛矣。五十年來，時時在心頭，稍加思索，即得源本。客善稗官，敬以下酒。」

余卒聞翁言，悱惻中懷，纏綿根觸，不禁酒興頓豪，浮以大白曰：「七十老翁，乃有爾許閒情，可憶耶？」翁曰：「惟快活事能牢記耳。時蠟淚已垂盡，又繼之以新。有村婦攜抱而至，難以勞農，熙攘似樂余之樂。不久即俱譖熟，如家人笑語，悉見真實，非若城市人多禮俗矯飾也。時翁酒紅上面，春色盎然，類五十年前坐稚柳下矣。而余亦逸興遄飛，豪情颺舉，見壁有短笛，取之而吹，翁起執筆作天魔舞，四圍譁然縱笑，笑聲震屋瓦，覺爲我輩撥開陰霾之雲翳，而青女素娥，露其清輝，榜人恐余作玉山頽，乃扶以返舟，陶然不知胡天而胡帝矣。醒來又復風雨瀟瀟，迴憶客宵，若易世界，欲登翁門以謝昨擾，榜人爲言黎明翁至，知客正酣睡，不欲擾清夢，囑爲轉語，云將他適，異日有緣再圖相。」

見耳。恍惚憶昨夜翁言。無有妻孥。則今日登堂。亦等之入宮不見而已。遍詢鄰舍。咸謂此老如龍。來去無定。必也。氣之湖海之間耳。余乃掛帆歸來。迴味夜來。不知何以快活。至是。余更不知余以外。何以又人人快活。無異於余耶。惟翁之所言。洵乎可樂。余之所遇。亦將隨翁之快活而快活矣。故曰。「快活之夜。」而此快活之夜。翁既不得重逢。而余亦安從復遇。不得重逢與復遇。此快活之所以爲快活也。

牆外桃花

辛亥之秋。予棄官就商。居滬濱。總理某地產公司事。以營業故。酬應頗繁。每日於夕陽在山時。卽與粉白黛綠者爲伍。春江花月。殆徧覽也。一夕應滬濱大學校長。王子文山約。宴於同春。一紅花家。文山曰。本街來一新妓。名雙紅。謂是吳江某太史女。蘇州某士人妻。能詩能畫。貌亦可人。君盍徵之。予笑曰。

近來風氣北里中凡能唱幾句山歌便曰詩會描花樣便曰畫君本曰空一切者今日奚隨人俯仰耶文山笑不辯即代予書條招之未移時即至侍者阿招乃予舊識敬烟劃火倍極殷勤雙紅坐予側默無一語其一種含羞帶媚態度令人心蕩文山曰此卷中試官否予曰予來此半年所眷甚夥真個銷魂尙無其處今遇斯人明知懸崖亦不肯勒馬矣才卽是虛色已如願文山尙未答雙紅笑謂予曰譽過矣君是曾經滄海者方纔數語恐爲人嗤言時似許予爲知人文山見予二人斯時情景自詡荐祿有功亦現得意狀背予以手向雙紅作勢令其約予席散同去雙紅笑頷之適爲予見兩頰頓紅遂低首及胸益形嬌媚予愛之甚未忍嘲諷故席不待其言卽隨赴其家及至妝閣見陳設雅緻別有風味與他家較彼則糞壤此則花塢也酬應數語漸談肺腑余曰卿能以家世見告否予憐惜之不遑胡能稍存鄙薄意卿聰

明人當勿以交淺言深見責。雙紅曰：來日方長，何時說不了。今夕只可談風月。君能容予乎？予笑曰：謹遵卿命。詩與畫今夕當饗予。雙紅遂趨秘室，携畫稿數事，置予前，笑曰：予畫初學，尙未入門，所以不差獻醜者，以君爲予知己。決不笑予耳。予亦笑曰：不欺卿。予於畫事，真門外漢。縱卿勝於王摩詰，予亦莫辨妍媸。速以詩見示。雙紅曰：予詩素未留稿，隨作隨棄。昨方有作，頗得意。遂同入祕室，出詩示予。予見其一筆靈飛，經已覺十分秀麗，愛不釋手。題紅橋畫像詩云。

翠羽明躡巖洛神，凌波何處問前因。但餘一碧洪塘水，惆悵瀟裾上已春。
玉尺量才笑婉兒，當年擇婿解聲詩。渡江不見迎桃葉，水關秋風臥病時。
眉痕莫更認春山，一片瑤台影未還。長恨有情轉無福，不如意事徧人間。
離合神光在畫闌，誰將往事說姑蘇。春來一帶蘼蕪地，得似貞娘塚上無。

題媚媚女士淡墨桃花圖云

新製桃花絕妙詞。爲他別寫好風姿。萬紅如海歸何處。憶到瑤池月曉時。
天教新婦配參軍。絕豔清才兩不羣。畫到遠山餘墨在。一時畫出武陵雲。

詠秋柳云

霜露淒涼落葉多。關門醉聽馬嘶過。一鞭殘照風吹鬢。昨夜河梁水復波。
官渡秋光愁遠。蘇台暮雨怨清歌。慶奴憔悴重光老。臨別銷魂可奈何。
予誦畢。頗有感觸。覺如此才華。如此風韻。而竟墮落風塵。其身世必非等閒者。心有所思。遂至無暇讚美。雙紅則見予看罷。竟無一語。疑其所作未佳。未能邀予一贊。一時羞愧之容。誠令人憐惜不置。予笑慰曰。卿詩佳於予。胡譽爲此時對卿。別有感想。今夕初晤。愛卿憐卿之熱度。已覺如此。恐將來必有兩誤者。從此而止。未始非爾我之福也。雙紅曰。予入此門。瞬已半載。生涯頗

不惡在他人方求之不得。而予則惡之殊甚。蓋和酒益多。躑躅更甚。君既憐予。是予之幸。方喜風塵中得一知己。雖不敢謂終身從此有賴。而眼前相聚。足慰癡心。君又以爲愛之適足害之。豈非使予今夜空歡喜三小時耶。予曰。此時姑言他。予亦有近作數首。容予寫出。博卿一粲何如。

絕句

枕畔春鴉曉亂啼。夢濃於酒欲歸迷。東風半面桃花影。吹斷銀箏小閣西。
三灘一別又三年。拚待郎君到眼前。若問離愁兩深淺。蠻風塞雨欲花天。
螺女江頭大小橋。青衫餘淚送春消。花飛絮攪渾無賴。付與誰家笛外潮。
飲馬螺江東渡頭。飛花飛絮攪人愁。可憐一滴青衫淚。分付春潮日夜流。

桐廬江行

江雨濛濛江霧垂。山如眉嫵睡慵時。空江兩岸人家冷。開徧梅花知未知。

千嶂空寒一去舟。酒痕詩夢話沙鷗。春風吹過都無迹。暮雪梅花誰倚樓。
九里洲邊花自開。歸雲冉冉過江來。白頭刺史黔西道。詩料如今別費才。
歷歷亭台白粉牆。江頭小縣枕波光。風帆過處明人眼。一陣鴉來天勢長。
磊砢高崖蔽亂峯。半垂雲氣挂長松。飛來千尺青天瀑。散落溪南野寺鐘。
最無情緒是春蕪。新綠芊芊何處無。七里灘中半烟雨。青山上下鷓鴣呼。
雙紅曰。君詩置漁洋集中。恐難辨別。予果能與君長相叙。君卽是我師矣。誌
學必有進步。予笑曰。卿如認予爲師。則失我望矣。雙紅亦笑曰。君欲如何。予
曰。夜深矣。明日再言。遂返廬。朔日忽病。日重一日。纏綿床第。二月有半。及愈。
已仲冬矣。是日天大寒。窗外雪花飛舞。其景頗佳。急乘輿至雙紅處。而雙紅
亦臥床兩月矣。見予至。頗露怨意。予急問曰。卿亦病耶。予是日自卿處返廬。
一病直至今日。甫愈卽來。卿亦有恙。予誠未知醫者誰。近日尙服藥否。雙紅

曰。予本無大病。惟自君別後。連日悶悶。若有所失。又未敢走訪。問予何疾。予亦不自知也。遂起床。圍爐煮酒。娓娓清談。甚樂。是夕宿其處。雙紅枕畔告予曰。予畢姓。吳江人。父以名進士出撫桂林。兄宰良鄉。亦數載。去年春。相繼歸隱。以宦囊豐肆。若置產。必不敷澆裹。遂摒當所有。設肆於吳江市。以限於資本。所謀輒敗。復商親友。湊集數千金。作恢復之舉。末數月。仍蹈前轍。一敗塗地。多財善賈。洵非虛語。老父一急而歿。母亦尋亡。長兄南北奔馳。借債度日。家境不順。已兆於茲矣。予適蘇州曹曉邨。亦寒士。又不事家人。薪米諸事。賴予料理。幸郡人知予夫名。負笈相從者尙夥。藉是貼補。然亦苦矣。予生長閨閣。除略覽詩文。餘則專事女紅。侯門弱質。嬌慣殊甚。媼婢侍。小有不周。父母兄嫂。卽爲予呵叱之。肆事縱失敗不堪。而予之一身起居飲食。豐美如故。一旦處此蕭條之境。眞所謂手足無所措也。辛子夫憐愛殊甚。詩酒調情。

閨房之樂。足慰窮愁。八月十九。武昌起義。警耗傳來。令人心怖。幾至失眠。街頭巷尾。移家避難者。絡繹不絕於途。予夫曾與予商。欲徙居滬濱。作避秦之舉。又以長安居大不易。屢議屢止。走伴問兄嫂。報曰。旅資無着。姑事觀望。日坐愁城。益無聊賴。一日風聲更緊。謠言愈甚。予夫謂予曰。武昌首倡。各省和之。清室之危。甚於纍卵。此間地勢。爲滬浙所必爭者。審度時機。斷不能以偏隅逆大勢。民軍義舉。自不若紅羊之亂。擾害人民。但一經戰爭。勢必殃及池魚。予家無儋石。尙有何愁。最可慮者。卿之容顏太美耳。然相對歔歔。終無良策。直至九月十四。依然身處危城。是夜亂兵流氓。四處焚掠。呼哭之聲。慘不忍聞。予夫與予。擬天曉。卽到吳江。偕予兄嫂子姪。同赴滬上。俟機他徙。不料天未破曉。忽來亂兵數十人。穿房入戶。搜索黃白。予家室如懸磬。胡能如彼輩之願。正擾攘間。一革履軍衣。手握短槍。形似首領者。直立予前。迫予告其

藏金處。答語略緩。被其一擊。踣於地。時予已昏暈。不知人事。然念夫心切。又彷彿似聞予夫向亂兵求饒聲。亂兵穢罵聲。槍響聲。呼痛聲。急喊予夫。竟不能聲。良久。亂兵盡去。予夫匍匐至予耳畔。曰。卿如何耶。予足上已中槍。予聞語。五內如裂。兩耳嗡的一聲。又昏去。不知人事。及醒。天已大明。予夫疑予已死。哭至雙目盡赤。已足被彈。一若反無其事者。予泣曰。君尙能行乎。此時當冒死出城。爲第一上策。予夫掩面而泣曰。卿真癡矣。卿猶不聞街上槍聲耶。惟有在此死守。外出則益危。予乃起。扶夫上榻。剪布裹足。是日不徒不知飢餓。而一切危險痛苦。亦若不知者。惟聞街上槍聲。哭聲。革履聲。雜沓而已。雙紅言至此。已淚流如雨。枕爲之溼。予略事溫存。又迫其續言。雙紅泣曰。以下之事。實恥相告。予曰。噫。是何言。今夕定情。已非泛泛。請言毋隱。雙紅方續曰。次夕十二時。予夫足痛稍止。予入廚下。爲煮羹。甫舉火。忽聞春門聲。聲勢較

昨宵愈惡。頃刻排闥而入。刀槍雜亂。衣履污穢。似兵非兵。似匪非匪。滿房搜檢。翻篋倒籠。仍無所得。十餘人。忽湧入廚房。盡皆面生橫肉。口操北音者。四處尋人。予方藏暗陬。以草蔽身。見彼輩個個似凶神。不禁呼救。遂爲所見。一人抱予出。復以二人挾予臂。予知必受辱。然已爲所執。呼救無人。覓死不得。予力又弱。竟爲彼等輪流作禽獸行。雙紅說至此。竟投予懷。抱臂而呼。失聲而哭。後房阿招睡正濃。夢中聞哭聲。疑予與雙紅。因謔成真。披衣疾趨而至。謂予曰。大小姐脾氣素梗。乞恕之。刺刺不休。一若以和事老自任。予不禁失笑。雙紅至是。亦爲之解顏。阿招方知無事。自言自語曰。大小姐脾氣真難弄。捨格事情勿開心。天亮快哉。早點安置罷。仍回後房。倒頭便睡。頃刻胸胸然。鼻息聲又大作矣。雙紅方續曰。俟彼禽獸走後。予已宛若死人。予夫一步一蹶。負予臥床。慰之曰。此事有數在。卿毋怨命。言時淚如斷線之珠。紛紛而落。

予斯時只求速死，亦無何語以報予夫也。數日後，夫創小愈，予亦漸平復。急謀赴吳江，予家本無長物，經此兩番搜刮，直可謂片瓦無存。遑云其他。及至吳江，詎知兄家亦於是日全家被害，宅亦被焚，一片瓦礫，烟火氣撲鼻猶濃。數段焦骨，不知孰是哥嫂。如此慘事，寧不痛人。此時回憶當日景象，宛在目前。其時予尙欲設法埋葬，予夫曰：全市已成墟，何處尋人借貸？徬徨半日，不徒行人絕跡，竟至雞犬無聞，不得已，坐來舟返。沿途人言江防軍不服，業已開戰，城門又閉。及至胥門，果見城上排槍架炮，萬無入理。予夫握予手泣謂曰：予擬立刻隻身走溫州尋覓親友，卿萬不能隨行。鄰人李四嫂現居上海，起程時曾約予等同行，卿去覓之。至彼之留與否，亦只能見事行事耳。卿有書直寄溫州大樹港李江峯家，予則須候卿書到後方得詳告行蹤也。予彼時如何肯允，牽衣痛哭不止。予夫頓足曰：此何時耶？遵予計而行。予夫婦尙

有相見之一日。否則死矣。死雖不足惜。徒死亦無益也。予二人。只要有一口氣在。將來團聚。亦非意外事。不待予允。卽扶予上岸。一面命榜人。仍由吳江原路。且向浙江進發。予尙欲有言。船已如箭而去。予無他策。亦只能遵予夫計。劃而行。至車站。車已將開。疾趨而上。竟無容足地。直立兩小時。方抵上海。過崑山時。猶隱隱然聞炮聲也。下車寓大方棧。四處探詢。數日後。方覓得李嫂住處。一椽小屋。聚集男婦數十人。寢於斯。食於斯。卽遺洩亦於斯。一種穢污氣味。令人作三日惡。猶幸四嫂待予。殊殷勤。稍覺心安。三日後。四嫂卽向予索薪米資。予付以十金。又數日。復向予索。予亦如數與之。自此三五日一索。一二月一索。索時數愈巨。略不如願。顏色頓異。予寢不過一席地。食不過一碗粥。而其大小一家。實予一人供給也。予本無餘款。未半月。身無一文矣。被亦不問予真無耶。假無耶。索如故。予抵申之次日。卽發書於予夫。舍予夫

寄款濟我外。餘則一籌莫展。一日復爲四嫂相逼。出言尖刻。使人無容身地。正無可奈何之際。而予夫回書適至。此時之樂。如得窖藏。急展閱。寥寥數語。大失所望。書曰。

雙卿鑒。運蹇數奇。所如輒阻。此來所訪之江峰。已於前月赴滇南矣。客館秋風淒涼。萬感所幸。江峯在彼。雄長萬夫。遠道馳依。不無厚望。班超投筆樹績邊關。此其時乎。擬卽由此就道。逕赴蠻荒。惟是妙手空空。長途渺渺。欲行不得。徒喚奈何。來書謂四嫂相待甚優。足徵高誼。感慰交縈。尙望向其婉商。籌寄百金。以壯行色。此日濟我窮危。恩逾漂母。待當躋身榮顯。報此淮陰。臨穎神馳。萬千盼禱。秋深霜勁。善衛眠餐。屈指兩度蟾圓。必有好音相慰也。倚裝匆泐。不盡欲言。卽頌旅佳。曉村書於溫州楊柳旅舍。

予視畢。不覺一呆。四嫂在旁曰。汝日日等回書。款今到矣。數幾何耶。真好福。

氣汝夫謀事甫成。薪水卽寄來也。言罷作鸞鷲笑。驕我耶。諂我耶。予斯時無暇辨其意。惟心中默念。予夫赴滇。如得志。尙有團聚望。川資爲第一要事。四嫂處。萬無通融理。除此外。更無熟人。予一婦人。除作娼外。尙有何處可得巨金耶。予旣爲亂兵所污。已非完人。不如犧牲予一身。助夫成名。閱微草堂中。曾記一鄉婦。夫久不歸。不能度日。後以賣娼養翁姑。鄉里傳爲美談。思至此。竟不畏羞。對四嫂曰。予夫赴溫。訪友未遇。現在擬往滇南。有所圖謀。非百金。莫能成行。予爲夫計。寧苦予。汝日日勸予作妓。今如爾愿矣。惟今日卽須爲我籌百金。備予寄夫用。四嫂聞予言。喜出望外。連答曰。有有。汝肯爲此。真一世吃着不盡矣。奚憂貧爲。大喜而去。頃刻卽攜百金來。足見其平日數數相逼。固有挾而求。旣如其願。相待又是一番面目。數日後。予卽以真姓氏畢雙紅三字。在高陞堂應茶會矣。予初念。以爲妓則妓耳。常無所苦。少美者則留。

老醜者則拒予可任意爲之。詎知大謬不然。竟與予設想相反。老醜者贈資較豐。少美者則反是。一若用其姣好面貌作代價者。鴇母又嫌予不能歌。頻受惡氣。偶有二三詞客來談文字。然勾欄中必以聲色爲主體。任爾才若文姬。其如登徒子何。嗣以予身不勝蹂躪。方受此間之聘。然已負債不少。予初到四嫂家。見者咸以曉日芙蓉相譽。今則直可謂殘之花。敗之柳也。承君見愛。豈非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乎。雙紅言罷。似悲身落烟花。異日何以對其夫。見予相憐。又似喜風塵中得一知己也。次日照例設宴。文山到較早。予笑謂文山曰。兄害我矣。文山亦笑曰。鴛鴦雙宿。蝴蝶雙飛。君已全佔。胡云相害。予遂將雙紅身世盡告文山。文山聞之。亦歛歔不止。予自是日始對雙紅心益熱。凡有所言。言雙紅。凡有所想。想雙紅。論公司中事。忙與否。日必至雙紅處一轉。否則勿樂也。雙紅對予。亦傾心相待。幾忘其夫飄流雲南矣。予度

其意必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某日雙紅得其夫自雲南來書。知其夫已長某稅局。似爲滇中政界要人。然以改革故。涓滴歸公。得俸甚微。未能接眷。僅言安心腐滬。蓋不知其妻已如花之墮瀾。任人作賤也。予笑謂雙紅曰。今夫人矣。尙念區區耶。雙紅怒目視予曰。此言是君說耶。月餘相知。猶未知予肺腑。枉識君也。予笑曰。毋怒。前言戲之耳。但尊夫既未知此間事。卿果到滇。夫婦相叙。寧非美事。予斷不肯顧予之私意。而阻卿團圓也。卿此間所負。悉歸予償。滇南雖遠。百金可行。明日當送千金至。卿卽束裝可也。雙紅聞予言。感極而泣。尙有戀戀意。次日遂行。予同上江輪。雙紅至。是旣喜且悲。予直送至金陵而止。是夜情話。勝於平時。今日思之。似輪舟一夕。負曹某多矣。二年後尙得雙紅來書。今又數年矣。某友自滇歸。予猶探曹氏近况。惟不及雙紅也。

中秋之園會

一年四季的月亮。最清朗的時間。自然要算是八月裏的了。

今天是中秋前一天。月兒早已鑽出樹梢。真像一個白玉盤。嵌在碧青無滓的天空。清光下澈。照得白家可園裏的花草樹木。一個個分明得很。看啦。靠住那西邊圍牆。一排多高的莖子。都垂着頭的。不是向日葵嗎。假山脚下。排列着一盆一盆像艾葉子的。不是菊花嗎。似乎還有些正含着苞兒哩。那個小架子上。已結着不少葫蘆了。這一叢是蒲公英。那是車前子。花台上的兩株木樨。現在還沒有開花。金瓜藤子上。有的是青色的。有的是赭色的。也有半青色半赭色的。那一株很大的樹。葉子小得同鼠耳一般。差不多是棗樹吧。牆北邊的那些竹子。長得多麼青翠可愛呵。影子映在地上。儘是些無數縱縱橫橫的『个』字。涼棚頂上。葡萄已纏滿了。——再仔細看啦。那底下

坐着兩個人是誰呢。那個是明璫。那手中拿了紙的。是不是她妹妹。不是。明璫坐着身材沒有這樣的高。明霞更矮。這到底是誰呢。

只見明璫笑說道：『表姊妹。我們這個會。成立有兩個多月了。當時發起的。只我和秦素行兩人。現在已增加到十二個人了。——這會章上面都載着有的。你說可喜不可喜呢。』

她表姊妹嘴裏一壁和她說着。一壁瞧着手中那一張油印的會章。那上面寫的是：

可園同樂會會章

- 一、本會定名為可園同樂會。
- 二、本會以交換智識。聯絡友誼。快樂身心為宗旨。
- 三、本會設幹事一人。總理會內一切事務。外交人。接洽會外一切事務。

書記兼會計一人。任期各爲半年。但亦得連任。

四。本會職員。由全體會員用投票法選舉之。

五。本會每月有茶話會二次。統於每月之第二星期日。及第四星期日舉行。

六。凡品學醇良之女青年。年齡在十四歲以上。經會員二人之介紹。即可入會。

七。會員每季有納會費二元之義務。統於每季首月之一星期內繳清。

八。會員所有圖書。應將書目開出。交與幹事處。由幹事處彙齊印好。分給各會員。以便互相轉借閱覽。（其辦法另定）

九。本會每年春秋兩季。例有旅行之舉。費用臨時認捐。其旅行地點及日期。由全體議決。

十。凡會員有損壞本會名譽者得宣告除名。

十一。本會俟人數衆多團體鞏固後當從事研究婦女切身問題及其他社會事業屆時會章亦將更改。

十二。本會所附設於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二號白宅可園內。

發起人 白明璫 秦素行

附本會會員表

于竹君 方小鸞 石韞玉 白明霞 白明蟾 盧 珈 吳慧芝
左秋芬 李 雯 易曉蘭

她表姊姊看完了笑着說道：『看不出你們這小小的同樂會還這樣慎重從事的并且還抱着異日遠大的希望你們這種志趣怎能不叫我佩服呢。我這次來得真巧呀。明天是中秋又是你們的茶話會期。只可惜我是個局

外人不能參與這個盛會罷了。」明璫聽了，誠懇的答道：「表姊姊說那裏話來。我們就是請還怕請不到你今日既然親到這裏來了，那有不歡迎的道理。而且我們會裏會員個個是非常的義氣，像同學的秦素行、李雯、吳慧芝，她們都曉得你是我的表姊姊，你有時寫給我的信，她們也搶着要看。所以表姊姊的學問早已是知道的了，她們常常也叫我勸你入我們的會。我因為你是住在蘇州，遇到會期，恐對於你來去不方便，以致不好開口來勉強你。我想……」明璫剛說到這裏，她表姊姊搶着道：「這算什麼呢？火車又很便利，一會兒就到了，不過……」說時帶着微笑：「不曉得我有沒有這個入會的資格哩？」明璫喜孜孜的拉着她表姊姊的手，吻道：「好表姊，不要說這些客氣話罷。」又拍手笑道：「我們會裏又得着個得力的人了。」她們倆正在這裏笑着，忽聽得後面有踐踏着落葉的聲音，明璫回頭一望。

見她兩個妹妹手挽着手兒，從那葫蘆架子旁邊繞過來，一路小聲的唱着歌，朝這裏走來。遠遠的明蟾就喊道：『姊妹，你們還在談些什麼呢？明天人多，儘有着談哩。現在有十一點鐘了，園裏涼氣重，娘招呼早些睡罷。』說着兩人已到了涼棚裏，都親親熱熱的喊了一聲：『表姊妹。』那明蟾只有十六七歲光景，明霞大約要小三歲的樣子，都鬆鬆的梳了個辮子，前面蓄着劉海髮，姊妹三人並排坐着一個比一個高些，模樣又彷彿都是豐滿的嬌臉，襯着兩塊紅頰兒，這纔真是姊妹咧。明璫開言道：『妹妹，你們聽着包管要歡喜，表姊妹剛纔已有意願入我們的會了。』明蟾明霞齊向她們表姊妹道：『表姊妹，真的麼？』她笑着把頭點點，問道：『姨母還沒睡嗎？』明蟾道：『娘同弟弟都沒有睡，坐守着父親回來。』二人又跳躍道：『我們會裏大家好久就盼望着表姊妹了，表姊妹，你今晚說了，明天可不能反悔啊。』

「明璫站起身來，拍着胸道：『我可擔保，表姊姊決不會的不早了。』進去睡罷。」四個人這纔假倚着，迤邐往花樹深處行去。園裏陡然的現出靜悄悄。但她們的笑聲語聲，似乎還隱隱約約的，籠罩着那涼棚的四週。一時未易散掉。

夜神之翼收斂得是如何的快。明璫一睜眼爬起來，那情熱太陽的腥紅嘴唇，已吻到窗櫺上面了。一會兒她表姊姊同明蟾，明霞都醒着，大家梳洗完畢。華兒眼睛還模模糊糊的，就起來替表姊姊賀節，拉着她的手，一陣向他娘房裏去了。這裏她們姊妹三個，在商議着今晚茶話會買些什麼菓點。明璫嘴裏說着，明蟾就一面寫記在一張紙上，寫完了，拿了六塊錢交把僕人上街坊買去。午膳過後，又指點僕婦丫頭們做這樣辦那樣。涼棚底下，正中放着一張長西菜桌子，上面鋪了一塊白布，兩旁擺着十來張靠背椅子。

另外還有一張小圓籐桌子。同幾張籐椅。桌子上擺個瓶。瓶裏插着一面長三角形藍綾子的旗子。上面繡着「可園同樂會」。五個白隸字。又把她們房裏一架鋼琴。搬到這裏來。表姊姊見她們像蜜蜂穿花似的。笑說道：「會裏的這幹事一席。我猜一定是明瑞表妹了。那書記兼會計的職位。也就怕是明蟾勉承其乏吧。」明蟾笑道：「只因會所是設在我們家裏。她們說這些事要我同姊姊充當。做去始順手些。我們也不好過於推辭。表姊姊候你入了會。我這一席。情願留待高賢哩。」她表姊姊推着嘴笑道：「饒了我罷。遇到會期要備辦什麼東西。難不成還要我大一籃。小一包的。從蘇州往這裏帶嗎。這就太麻煩了。表妹。還是請你辛苦點。我可不敢承受這個大「重」任啦。」明蟾道：「表姊姊。每次也不過五六塊錢的東西。不見得有多「重」呀。」說着。大家哄的一齊笑了。一直料理兩點多鐘。才將各事預備清楚。她

們於是回到房裏休息着談天去了。

在她們晚膳完畢。坐在涼棚裏。還不到半個鐘點。丫頭們忽然報道：『大姐。諸位姑娘都到着。了。個個還給了少爺不少東西。』說時。就聽見一陣笑語聲。和有秩序的革履囊囊聲。接着有八九個衣裳樸素。自然而美麗的姑娘。兩個一排。兩個一排的帶快走來。有的是梳着辮子。有的是挽着髻。也有穿裙子的。也有沒有穿的。明璫和她表姊姊兩個妹妹站起來迎接着。互相握了握手坐下。丫頭們已抬着個大茶壺來。忙着替一個個倒茶。明璫指着她表姊姊對衆人道：『諸位姊姊。這就是我的表姊姊程良璧。昨天從蘇州來的。』又指着她們道：『這是九州女學的石韞玉姊。左秋芬姊。這是我同學吳慧芝妹。李雯姊。……這是……這是……』挨次的說了一遍。秦素行很滿意的說道：『這位良璧姊姊的品格學問。我們是早已欽佩的。』

今天僥倖會着在一處。這是如何可喜的哩。」李雯道：「我記得有一次良璧姊姊寫給明瑤妹妹信上說：『……獨身主義是不足杞憂的。考這主義的由來，出發點雖多，最普遍而可概括一切的要算是感受婚姻不良，不能如他們理想中的配偶要求了。現在社交既漸公開，男女兩方的人格學問，都能各有互相了解的機會。這一層當然是可打破的——不過我並非是說利用這「社交」兩個字去作爲實行自由戀愛的工具。平心而論，這也是不可免而必經的一個途徑啊。只要我們女子方面能重視自身眼光，看得真切，決不會有什麼意外危險的……』」這是何等有識見的話呢。」

良璧臉上微微紅了一紅，謙遜了幾句。左秋芬道：「今天是節期，又是會期，又得認識這位姊姊，真是三樂俱備了。」明蟾扭着頭道：「何止這三樁呢，還……」

明瑤道：「是啊，還有一樁歡迎新會員程良璧女士的第四樂。」

呀！衆人聽了，都現着滿臉的喜色。罔聲說道：『良璧姊姊肯如此犧牲熱心入會，這是很難得的。』大家止說笑着，白夫人一手携了活潑的華兒，一手提了個籃子也來了。衆人又站起來致一番敬禮。明璫端過一張藤椅，讓她娘坐着。華兒坐在明霞身邊，小手裏拿了一瓶香蕉糖，同一個木製的小火車玩弄着。白夫人道：『華兒又多謝着你們姊姊給許多東西，我這籃子裏有九盒餅乾，九瓶糖，是給你們兄弟同妹妹的，爲什麼不把他們也帶着這裏來，和我家華兒在一堆玩玩呢。』大家齊說道：『伯母，我們這些微東西，原是不過一點意思，說起來怪難爲情的，他們都在家裏貪着玩不肯來。這籃子裏餅乾和糖，還是留給華弟弟吃罷，伯母萬不要客氣。』白夫人道：『這也是我的一點意思啊。』各人只好多謝了一聲。白夫人眼見這大堆溫婉賢淑如花似玉的好女兒，心裏想道：『這要是人家一家的，那是多麼

有趣呢。』坐了片刻，也就帶着華兒前面去了。她們也一陣在園裏四處逛了一趟，明蟾摘了一二十個小葫蘆，分給衆人，又重回到涼棚裏。

這時候月已東升，大地上好似被水銀洒遍了一般。長桌上已擺滿着大盤小一碟的，什麼月餅咧，餅乾咧，香蕉咧，蒲萄咧，菱角咧，石榴咧，梨子咧，藕咧，牛奶糖咧，可可糖咧，還有些什麼罐頭啦，菓子露啦……堆了一桌子的。兩個丫頭在旁輪流的倒着茶，她們十三個人，分兩邊坐着，有這樣的晶瑩月色，又加着這豐盛菓點，個個自然都是喜孜孜，地石韞玉開口道：『我們這次說是茶話會也可以，說是賞月也可以，所謂一舉兩得，中秋剛剛是星期日，又是我們的會期，不能不說是千載一時了。』大家聽她這樣說，覺得今晚實在是很難得的，更加是眉飛色舞，明璫於是奏着鋼琴，明霞，明蟾，盧珈，小鸞四個人曼聲歌道：

鼓雙翼。

將翱翔。

人生真樂。

惟在青年時光。

青年時光不努力。

落伍之人誰相惜。

誰相惜。

如蟲滅。

老大歸來。

過時不及。

老大歸來。

過時不及。

停了一停。鋼琴忽轉一個調子。四個人又依韻歌道。

秋風起。

雁南飛。

草黃葉落。

心豈傷悲。

吾曾下至碧海。

吾曾上遊穹蒼。

家何處。

白雲飄渺之鄉。

家何處。

白雲飄渺之鄉

在月光皎皎底下聽着這深永的琴聲和柔媚的歌聲。那是如何的動人呢。大家凝了一會神。又復吃着笑着。于竹君停了嘴說道：『諸位姊姊。我們這個會所。設在明璫姊姊家裏。可算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每次開會。總煩累着這些僕婦和丫頭們。倒有點過不去。我提議請明蟾妹妹每月在會費裏支兩塊錢給她們。不曉得姊姊們意思怎樣。』大家一口同聲的「贊成」。贊成。」不由得明璫姊妹們不答應。就通過了。韞玉一回頭。見兩個丫頭聽了這話。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遂說道：『現在也沒有什麼事。你兩人歇歇去罷。』兩個丫頭答應一聲。笑嘻嘻地走了。良璧又開口道：『我們會章上的第十二條。是很重要的。雖然一時還不能做到。但不曉得諸位姊姊有沒有什麼方法和意見。使我們能夠慢慢的走向這條路去。』易曉蘭道：『我

們先要籌辦一個貧女習藝廠救濟她們這一班失業的。至於別的儘可從緩。」吳慧芝道：「我們同意於曉蘭姊姊所說的。假若在晚間再教授她們一二小時課。那是更好的。」秋芬道：「中國婦女最缺乏的是普通常識。我們若能舉行婦女星期講演會。一定很可收到成效。」李雯道：「秋芬妹說的頗能切合時病。曉蘭姊姊所提議的。對於我們現在的能力。似乎嫌題目太大點。慧芝妹說在習藝廠裏再加授她們點課。這又何必呢。我們不曉得辦義務學校嗎。」最後素行道：「據我的意思。頂好是先創辦一種報。或是週刊也好。旬刊也好。我們既有了這個言論的機關。一方面從事鼓吹宣傳。一方面聯絡別地女同志及其他團體。我們一聲能得着外面的信仰和幫助。那無論辦什麼事。就容易得多。」良璧同明璫點頭道：「素行姊姊的話。正與我們意見相同。因為這樣去做。可以達到「人數衆多」「團體鞏固」

兩個目的。我們就照這樣辦吧。」大家又是一陣「贊成」「贊成」的聲音。小鸞手裏拿了一片藕帶吃帶說道：「諸位姊姊，這議案留着下次會期再起草罷。今晚我們可要儘性的樂一樂。」各人都笑着允許了。又問良璧道：「良璧姊姊，明天不回去麼？」良璧搖搖頭：「這就很好。姊姊，明天賞個臉到我家去玩玩。我家離這裏不遠，請明霞妹妹引你去。我准在家候着。」明霞推着良璧道：「表姊姊偏不去。那有請客也不差車子來接。光叫人家走着去呢。我是認不得她家在那裏。」小鸞笑着拿菱角壳擲她道：「我又不是不認得你家。我不會親自來邀良璧姊姊。誰希望你非要你引才能去。」盧珈微笑着道：「小鸞只要你肯要我做個陪客。」又指着那罐頭菠蘿道：「把這個多買些。我替你引良璧姊姊來。好不好？」明霞用手在臉上劃着羞她道：「好意思。兩個好吃的跑到一塊來了。」大家又是亂笑了一陣。

歡娛的時光使者走得是異常快速。她們還一毫不覺得鐘已到十二點了。這時際四下裏靜悄悄地。微風吹起黑雲。月兒也昏黑了一會。素行發話道：『夜深了。我們回去罷。』大家才覺得有些涼意。明瑄道：『且到我們房裏去坐一下子。洗洗手再走。』說時。她把瓶裏那一面三角簾子拿在手裏。明蟾明霞又把籃子裏的餅乾同糖菓。每人給了一盒。一瓶。衆人都離了座。伸了伸腰。團在一處。向裏面去了。

一刻功夫。那先前兩個丫頭。和兩個女僕一路的笑着來。只聽那丫頭道：『就是携了那辮子上有紅綢結子的那個說的就是携了那辮子上有紅綢結子的那個說的……』

